

中國歷史研究會編

中國通史簡編

第三冊

新華書店出版

MG
K20
87



3 1760 0702 3

目錄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

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第一章 南北朝時代——隋	107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110
第二節 隋朝的潰散	112
第三節 人民大起義	116
簡短的結論	119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125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	125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131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侵略	135

485133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	二四〇
第五節	中唐的政治	二四五
第六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二六〇
第七節	晚唐的政治	二六六
第八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二七一
	簡短的結論	二七九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二八〇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二八〇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二八七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個國家	二九五
	簡短的結論	二〇〇

第三編 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

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五八九年——一八四二年)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五八九年至六二六年——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隋文帝復甦殘廢，在位兩年死，年二十二。后父楊堅（隋文帝）入宮總攬大權，廢養子閔（閔帝）自立，國號隋，年號開皇（五八一）。開皇九年滅陳，南北朝從此統一了。

堅父楊忠是周功臣，賜姓普六茹氏。堅小名那羅延，妻獨孤氏，鮮卑大貴族。堅畏懼獨孤氏，不敢近妃妾，不敢縱侈慾，成爲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獨孤氏與堅共同掌握政權，宮中稱爲二聖。堅廢殺宇文皇族及周朝功臣，對一般鮮卑貴族却照舊重用，尊重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避免一切



種族間的糾紛，所以政權也就鞏固起來。

取得人民的擁護，是鞏固政權最基本的因素，堅壁周前，就在政治上經濟上有些改革，人民欠苛虐政，自然對他懷抱好感，周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大兵反堅，都很快敗滅。人民力量的偉大，於此可見。

堅即位後，首先整頓錢幣，鑄標準的五銖錢，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錢周和錢孔，都有邊郭，不易磨取銅屑。禁用古錢及雜錢，各關置錢百枚，旅客過關，勘錢合樣，才得通過，不合樣沒收銷毀，銷入官庫。從此錢幣逐漸統一，流佈全國，人民稱便。

周法頗虐，堅首先製定隋律。命裴政等十餘人采到晉以下至齊梁各朝法律，討論沿革輕重，務取折衷，廢前世梟（懸頭木上）轘（車裂體體）及鞭法，非謀殺大逆，不用峻誅。定死刑二（絞、斬）流刑三（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杖刑五（六十至一百）笞刑五（十至五十）。又廢前世訊囚酷刑，拷打不得過二百。民在縣受枉屈，得依次經郡州以至朝廷申訴。全律凡五百條，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雜制，四戶婚，五禮律，六擅興，七賊盜，八鬥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二捕亡，十二斷獄）。北朝異族統治，人民備受虐待，楊堅新律給人民生命財產有些保障，官吏豪強，不得無限止侵吞。這在古代確是較進步的法律，所以唐宋以下，多選用隋律。

北朝依南朝例，空立郡縣名目，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耗損稅調。堅廢郡立州，併小爲大，存要去閑，地方行政組織，因此釐定，人民減輕了不少負擔。

隋以權依這些改革而鞏固了。滅陳後南北統一，經濟更得發展的機會。堅在位二十四年，始終愛惜物力，保持儉素的生活，對貪官污吏刑罰極嚴，剝削既相對減輕，經濟因而順利地發展。從開皇到大業（煬帝楊廣年號）三十年間，人口大量增加，這說明三國以來社會長期的衰落，到隋時又走上繁榮的途徑。

土地。隋建北齊制度，一夫受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桑田或麻田），課種桑榆棗等樹。齊時豪貴盛行墾殖，侵佔河濟山澤肥饒的土地。豪貴互爭，有三十年未了的齟齬。貧戶被苛稅困逼，墾荒田者，淨沒邊方，不願回家受田。高洋時宋世良上書請把富家牛地（牛一頭受田六十畝）分給貧人，朝臣稱世良說合理，但並不採辦。齊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貧人無立錫的土地（宋世良語），甚至寧願棄地逃走，所謂墾田制度，實際已不存在。開皇十二年，緊派使官四出均田，發無錢者僅得二十畝，老幼所得更少。寬鄉民丁受田，畝數自當增加，是否盡如均田是制，一夫一婦受田二百四十畝，沒有確證。不過豪強兼并，多少受些限制，貧民也就得到喘息的機會，遂漸繁殖起來。

租賦徭役——隋遵齊制，男子受一婦稱為一牀。一牀出租粟三石，調絹一匹（後減為二丈），綿八兩，絮租二石，義租五斗。墾丁稱為半牀，租調準丁男的一半數。墾租賦名義上與齊同，實際比齊大。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說，秦漢以前，六斗當今（北宋）一斗，七升五合，三斤當今十三兩。兩漢一斛（十斗）當今二斗七升，一百二十斤為石，當今二十二斤。可見漢時斗體比周秦大。唐孔穎達「左傳正義」說，魏齊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二。周隋斗稱一，等於古斗稱三。是周隋又大於魏齊。唐杜佑「通典」說，六朝至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是唐斗稱遵用隋制。所以顧炎武「日知錄」說，三代以來斗稱至隋大變，墾租既比齊重，何以人口還能繁殖，這由於隋徭役確比齊周減輕得多。齊制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為丁。十八歲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周制凡民自十八至五十九，每歲都得服力役一個月，稱為十二番法（宇文寶增）月為四十五日。楊堅改定二十一為成年（楊廣改為二十一），五十歲免役。減十三番為每歲二十日役，徭役減輕，生產力自然增進。此外未曾受田的人民，得免課租調，有品（官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得免課力役。一般說來，楊堅時代徭賦比較寬舒，賞賜耗費比較有節，國庫出入大致相等，戶口每歲增加

這是主要的原因。

戶口——開皇初年，定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四閭爲族，閭族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里正等於閭正，黨長等於族正。這些正長，都負檢察的責任。又令州縣大括戶口，贖貧民間互相告發。正長隱漏不實，流配遠方。魏屬大功（九個月的贖罪）以下（堂兄弟）各立戶頭，不得合籍冒隱。又從高穎議，制定輸（租賦）籍（戶籍）定樣，每年正月五日，縣官親巡查閱戶口，按照路途遠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等上下。經過這樣嚴格檢查，計增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此後戶口逐年增加，到大業二年，得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得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數目，開皇九年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大業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大業戶口和墾田也許含有誇張的成分，不過隱實數也不能很薄。試看北魏元宏時代，北方地區已有三千萬人口，元宏上距西晉司馬炎太康時代約二百年（其中有一百年以上的混戰），除去太康時長江流域（吳蜀兩地區）的戶口，單就北方地區說，元宏時戶口實比太康增加一倍以上。元宏到大業約一百年（其中有五十年混戰），大業包括長江流域人口，全國總數僅比元宏時增加半倍。足見這個數字，不能指爲全出僞造。按周末人口僅九百萬，陳僅五十萬戶（約二百萬口），到大業增至四千六百萬口，約得四倍。其中一部分由於人口生產率的提高，大部份還是由於陰附冒濫的牽除。開皇大業兩個墾田數字，相差很大，大業墾田比開皇增加一倍半，當然，開荒以外，主要來源仍在豪強佔田地的逐漸查出。例如尉遲迥反堅，堅遣楊尙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尙希是弘農（河南靈寶縣）名族，楊家軍多至三千人，其他名族隨處都有，他們墾沒田地，數必不小，在楊堅長期搜索以後，人口墾田大量出現，似乎不足爲怪。

封建政權依靠豪強地主的支持，如果搜索過度，勢必引起叛變，何以楊堅時代，並沒有反抗的現象。原來貴族地主在別一方面下受到魏齊以來未曾有的優待。魏制奴婢納單丁的半租，齊制奴婢納其

丁的半租，楊廣時免婦人及奴婢部曲的課稅，這對貴族地主是何等的優待。至於貴族們做官領俸祿，賜，高級的還封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諸王以下至都督給永業田各有差。京官外官各給職分田，又給公廩田。這種分田，用奴隸佃客耕種，貴族官吏坐收地租。這是從楊堅開國時制定的優厚待遇。

別一優待富人的法令是罷酒坊，開放鹽井，鹽池，任人民營業。本來齊有開市邸（遊旅）店稅，又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禁百姓採用。周有入市稅，每人一錢。堅把齊周各種苛斂廢除了。堅又造銅斗鐵尺，頒佈全國，市上交易，依官式作標準。這些法令，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開皇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進，保持官與商各自的權利。楊廣想獲得西域的寶物，令裴矩駐張掖（甘肅張掖縣）監護中外互市，重利誘胡商入朝，自此西域蕃客，往來不絕。唐朝國外貿易的發達，從楊廣時開始。

隋時工業也頗有進展，吳中鹽亭等地，織工能夜中流紗，次晨成布，俗稱鷄鳴布。楊素在永安造大觀殿，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拍竿六枝（拍擊敵船），並高五十尺，艦上容戰士八百人，宇文愷造觀風行殿，離合便利，下設軍輪，行軍可以攜帶，合并成一殿，能容數百人。何稠造六合城，揚州伐高麗，帶六合城與遼東，一夜工夫，合成一座周圍八里的大城，城上佈列甲兵，建旗並仗，高麗驚為神功。這種奢侈不切實用的製品，與社會生產無關，但也算一種技術的進步。

隋朝的經濟狀況，大體如此。當時農民繳納的是粟、米、布、帛、絹、綿、麻等物，這是現物地租的形態，官吏領取俸祿賞賜，也是田地奴婢牛馬布帛為主要品。商業上錢與帛並用，兩漢的經濟水準，是幾百年混戰破壞，隨時雜然開始了經濟的向上發展，顯然還不能追上兩漢，但為三國以後最發展的經濟階段，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楊堅在位二十四年。因為他創設人民設有節制，社會雖呈繁榮的景象。堅晚年從獨孤后意，廢太子勇，立次子廣為太子。獨孤后死，堅寵愛陳夫人蔡夫人。堅病重，太子入宮侍疾，追陳蔡兩夫人為「行」，堅大怒，罵道：「善惡那堪付大事，獨孤誤我！今召廢太子勇來。」廣情急，與大臣楊素謀，殺堅自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荒唐的隋煬帝。

廣即位後，第一件大事是遷都洛陽。葬壯丁數十萬掘長堅，從龍門（山西河津縣）起，東接長平（山西高平縣）汲郡（河南汲縣）抵臨潁縣（河南新鄉縣），渡河至浚儀（河南開封縣西北）襄城（河南襄城縣），達於上洛（陝西商縣），作為保護洛陽的關防。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營造東京（洛陽），徙隋州富商大賈及洛陽附近居民數萬戶充實新都。又造顯仁宮（在河南宜陽縣）和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又求海內美樹名草，珍禽怪獸，輾洛陽實苑圃。又造天經宮，取孝經孔子語，孝是天經（天然常道）的意義名宮，四時祭祀祀他殺死的父親楊堅。又築西苑，周二百里。苑內有滸周圍十餘里，海中有神山仙島，高出水面百餘尺，臺觀殿閣，羅列山上，佈置非常奇巧。海北有龍鱗，藥，紆迴注海。沿渠作築十六院，院門臨渠，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官樹秋冬凋落，寫彩綵作花葉，滿綴枝上，色壞改換新裝。池沼內佈滿綵製的荷葉菱花，不認他沼凍冰。十六院醴製精美酒食，肴饈極盛。廣每歲月夜尋宮女數千騎，馬上奏清夜遊曲，遊玩西苑。

第三件大事是掘運河。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年小童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汴水），自西苑（穀洛水會函苑）引穀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河南汜水縣）引河歷聚澤（河南梁澤縣）入汴，又自堽梁（河南開封縣）東引汴水西還淮河。又發淮南民半餘萬開邗（晉寒）溝（邗溝貫穿揚州城中）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江蘇儀徵縣）入長江。築瓌廣四十步，渠旁築御道，兩旁植柳樹。從長安到江都（江蘇江都縣）植雜宮四十餘所。又遷至弘等往江所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皆役成，役丁死去半數，骸骨遍地。大業元年（六〇五）三月動工，八月，一切工程完備。廣坐龍舟從洛陽出發遊

揚州。龍舟高四層，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層有一百二十房，全用珠玉裝飾。下層內侍居住。皇后乘鸞（音鸞）舟，制度略小，裝飾與龍舟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層都是水殿。又有漾彩朱鳥蒼麟白虎等數千艘，載後宮妃妾諸王公主百官僧尼男女道士茶客及內外百官飲食用品，所用挽船工人八萬餘人。船工穿著錦彩袍，號稱殿脚。又有平乘青龍等數千艘乘載衛兵。船隻銜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變步護衛，旌旗蔽空，照耀水陸。所過州縣五百里內，令各獻食物，二州多至一百擔，極水陸珍奇，後宮不勝食用，多埋棄地下。

廣即位才一年，就做了這兩起大事件，證明當時民間積累的財富確很豐厚。

大業二年，廣在鞏縣東南築洛口倉，倉城周二十餘里，穿大窖三千，每窖容八千石以上。又在洛陽北築回洛倉，倉城周十里，穿大窖三百。三年，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通馳道到并州（山西太原縣）。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起榆林（陝西榆林縣）東至紫河（山西平魯縣）。四年，發河北軍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入河，北通涿郡（河北涿縣）。丁男不足，發婦人充役，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六年，開江甬河，自京口（江蘇鎮江縣）至餘杭（浙江杭州），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準備東遊會稽（浙江紹興縣）。

別一盛大事件是大業六年正月，召集諸蕃酋長到洛陽城。端門街大陳百戲，戲場周五千步，執絛（音絛）人一萬八千，聲聞數十里。樂人巧工，三四年前從各地召集，廣親自檢閱。雜戲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槽，雷聲震盪蟲魚充盈水中，又有鯨魚噴霧掩日，忽然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竿上有人歌舞，從這一竿跳到那一竿。又有神龜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觀衆目眩。樂工都著錦綺繒帛，舞人懸瓊佩，綴花毳。廣令長安洛陽製衣飾，兩京繒帛用完還不夠。戲樂自昏達旦，燈火光照天地，終月才罷散，費用巨萬。此後每有照例舉行，後世所謂元宵行樂，也從此成爲風俗。隋嘗入豐鄆市（洛陽東市）交易，廣先命裝飾店肆，簪宇如一，盛設帷帳，珍寶充積，人物華盛，鐘鼎

饑也用龍鬚虎細地。蕃客走避酒店，店主遷入說坐，醉飽散去，不取報酬。單客說：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蕃客驚駭。有些蕃客知道虛假，見絹帛繡緜，說中國窮人很多，依不敵形，爲什麼不給他們，却來繡緜，市人慚愧不能回答。

這些浪費——當然不止這些——的結果，人民生活痛苦，不言可知。當時窮人往往自斷手足，以免徭役，稱爲斷手福足，殘疾得福，徭役的慘毒可知。不過促使隋加速潰滅的原因，主要還在楊廣好大喜功，對外侵略。人民在兩重壓迫下，不得不起義，推倒楊廣的統治。

鮮卑族侵入中國，北境常被新起的野蠻種族柔然、蠕蠕侵擾，後來兩族衰滅，突厥代興。突厥是處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遊牧種族。北魏末，木杆可汗西破抱怛，東敗契丹，佔有今內外蒙古的全境，征服北方諸戎狄，騎兵多至數十萬，成爲塞外大強國。佉鉢可汗時兵力更強，周齊爭結姻好，貢獻財物求援，佉鉢驕慢，每對臣下說，我在南兩兒子常來孝順，還愁窮麼？沙鉢略可汗娶周千金公主，隋開周，公主勸沙鉢略起兵四十萬伐隋報仇。楊堅命五個元帥出塞迎擊，沙鉢略大敗逃走。後來突厥肉亂，沙鉢略、阿波、貪汗、達頭四可汗爭位，各遣使到隋求援。隋助沙鉢略，沙鉢略大勝，稱車朝貢。沙鉢略死，弟葉護可汗立。葉護死，沙鉢略子都藍可汗立。木杆子大邏便與沙鉢略有仇，立國西域，稱爲西突厥，大邏便被葉護捕獲，東西兩突厥常因報仇起戰爭。都藍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請隋賜婚。堅用離間計，厚待突利，嫁給做安義公主，致突利南遷。都藍怒道，我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從此斷絕朝貢，抄略邊境。突利偵察動靜，事先密報，隋邊境有備，都藍不能得志，內爭愈烈。突利入塞降隋，封啟民可汗。隋助啟民，屢敗突厥，啟民也誠心歸順，楊廣時厚給賞賜，曾一次突突厥酋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帛三千萬匹。其他耗費不可勝計。西突厥也被楊廣離間，因內爭而破滅。隋對突厥雖然耗費巨量的賞賜，却得免去戰爭的折損，所得似乎比所失多些。隋對外最大的損失，是在侵略高麗的三次大戰爭。

高麗王高麗，隋初每歲朝貢。平陳以後，湯大懼，治兵積穀準備拒隋。湯死，子高元嗣位。開皇十八年，高元寇遼西，堅怒，發水陸軍三十萬伐高麗。元帥楊藝率陸軍出臨渝關（山海關），遼水軍韓管周羅曠自襄萊（山東掖縣）泛海攻平壤（高麗京城），因疫病及船覆，水陸兩軍敗退。死亡率竟至十分之八九。高麗悼懼，上書請罪，自稱遼東蕞爾土臣元，堅也藉此罷兵。

大業六年，楊廣伐高麗，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責至十萬錢。派使官檢閱器仗，務令精新，或稍殘惡，使官立時斬首。七年，下詔伐高麗，派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戰艦三百艘，官吏督役，工人晝夜立水中，不敢休息。隄以下都生蛆腐爛，死人無數。廣率百官駐涿郡，總徵天下兵，不論遠近，到涿郡集中。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鐵（小矛）手三萬人。又令河南淮南造兵車五萬乘，供載衣甲鞍馬。又發河南北民夫，供運糧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艚運黎陽（河南濬縣）及洛口驛倉米至涿郡，船舶銜接千餘里，載兵甲攻具。路上民夫往反，經常數十萬人，屍體堆積，臭穢滿路。八年正月，大軍集中完畢，廣下令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路進取平壤。每軍大將次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每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兵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輜重散兵等也分四團，步兵夾路。正月初三日，第一軍出發，每天發一軍，四十天才發完。各軍相隔四十里，連營推進，首尾相衛，鉞角相聞，全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民夫數加倍，隊形長九百六十里。御營分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最後出發，隊長八十里。古代出兵的盛大，這算是第一次。廣下令九軍進退，必密奏聞待報，不得專擅。又令諸將，高麗如請降，必需招撫，不得縱兵猛攻。因此高麗受攻，城將失陷，就高聲叫投降，隋軍不得不停攻馳奏請旨，等到請旨回來，守軍稍完完備，又堅守拒戰。如此再三，廣終不覺悟，攻城多不下。大將來諷兒率水軍進至平壤附近六十里，大將軍文述率陸軍進至離平壤三十里，因糧敵及乏食，相繼敗退。七月，大軍渡薩水，高麗襲擊薩軍，將軍辛世雄戰死。諸軍奔潰，不可禁止。一日一夜退到鴨綠江，據說走了四百五十里。渡遼水九

領軍，凡三千五百人，期到遼東城止剩二千七百人。巨室根城，喪失無遺。五年，魏又大破天下兵後高麗，命宇文述趨平壤，諸將攻遼東城，四面並進，晝夜不息。二十餘日不能拔，攻守兩軍死傷極重。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乘機起兵反叛，攻洛陽城，聲勢浩大，廣開玄感反，密命諸將引軍還，乘軍資器械攻具，堆積像丘。衆心懼，紛紛潰散，高麗追擊，殺後軍數千人。廣還軍擊殺玄感。當時魏劍起義軍蜂起，廣不以為意。十年春，又徵天下兵伐高麗，各路兵多失期不至，士卒道路逃亡，斬殺不能禁。高麗三次被攻，民困國弊，不堪抵敵，遣使求降，廣許和退兵。假國國想收高麗，令諸將準備再舉，可是隋也就滅亡了。

其他方面的侵略，如劉方攻破林邑國（安南附近），宇文述擊走吐谷渾（青海），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伊吾吐屯設（突厥守伊吾官）獻西域土地數千里。廣貪求不止，這陳後主奉軍萬餘人擊流求（琉球）國，殺國王渴別（音辣）兒。日本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大業三年），廣遣裴濟勸令倭王多利思比孤奉表朝貢。當時朝貢國除外，隋全境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五里，因侵略的橫利，更增長楊廣無限的貪慾。

楊廣憑藉國力量強，濫重賞募人出使絕域，謗令朝貢，辦費巨萬，最後因高麗王不肯親身入朝，無端引起大規模的戰爭。他止求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看人民生命如螻蟻一樣輕微。凡是統治階級，雖然程度不同，心理大致與楊廣無異。

第三節 人民大起義

楊堅朝皇十五年收天下兵器，重刑禁止私造。民間船隻不得過三丈，稍它嚴防，凡長船一稱沒收。楊廣改議五年，禁民間不得有鐵叉、搭箭、刀劍等物。六年正月朔日，且勢既前，有壯丁數千人，自

帽白衣，燒香執花，自稱彌勒佛下凡，入洛陽皇城建德門。守門衛士叩頭禮拜，壯丁奪取兵械，將該人皇宮，遇齊王楊陳（晉簡）被擒獲處斬，牽累受罪的千餘家。這是人民徒手起義的第一個信號。六月，雁門（山西代縣）民尉文通聚眾三千起義，十二月朱崖（廣西瓊山縣）民王萬昌舉兵起義。這北一南兩個起義，雖然很快就被撲滅，雖然統治階級還以為是自己的勝利，可是全國性的起義，終於不可阻而爆發了。

大業六年，謀伐高麗，課天下富家買軍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產。又發民夫運米，屯糧前方。軍牛一去不得回來。軍民死亡過半。耕種失時，田地荒廢，米一石實至數百錢。又發廳軍（小車）夫六十餘萬人，二人共推米三石，路遠不給費用，到達時車上米已吃完，不能繳納，懼罪棄車逃命。官吏藉故貪殘，凡朝廷徵求器物，官吏先照賤價收買，隨後宣佈詔令，貴價賣給人民，轉手間獲利數倍。人民困窮不能生存，或自賣為奴婢，或逃入山澤，掠奪求活。除去貴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貧民，幾乎全數破產，一致要求起義。雖然起義軍首領，不少是貴族官吏和地主，起義的主力，無疑是破產窮困的民衆。

大業七年，鄒平（山東鄒平縣）人王翟，聚眾據長白山（山東章邱縣境），自稱知假郎。翟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避征役人多往歸附。平原（山東平原縣）富豪劉霸道聚眾據豆子坑，號阿舅軍。臨南（山東恩縣）土豪段建德助同縣勇士孫安祖聚眾數百人，號高鷄泊，安祖自號將軍。鄒（晉榆，山東東津縣）人張金稍，號晉條，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各起兵，士達自號東海公。齊建德家屬被縣官虐殺，隨德轉二百人逃歸高士達。張金稍殺孫安祖，安祖兵賊建德，有眾萬餘人。在許多起義軍中，起義勢力最大。

八年，伐高麗軍敗回，廣又徵天下兵，準備第一次出師，這使起義軍更擴大發展起來。九年一併中，著名的起義軍列舉如下：

正月——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山東陵縣）。平原李德逸聚眾數萬，稱阿舅軍。魏武（曹叡）

武縣）奴白檢梁劫掠牧馬起事，被稱為奴賊。

二月——濟北（山東茌平縣）人韓進洛起兵，有眾數萬。

三月——濟陰（山東曹縣）人孟海公起兵，有眾數萬。寤苦人民平時備受官吏的虐待，所以隋官

及士族子弟被起義軍捕獲，多遭慘殺。孟海公見人稱引書史，即加刑戮。寤建德頗知禮遇士人，隋官

叛舉城投降他，因此聲勢日盛，精兵多至十餘萬人。

五月——濟北人甄寶車聚眾萬餘，攻掠城邑。

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進攻洛陽，楊廣自高麗回兵擊玄感。

七月——餘杭（浙江杭縣）人劉元進起兵響應楊玄感，眾數萬。梁郡（收南商邱縣）人韓相國率

眾十餘萬，響應玄感。

八月——大將宇文述殺楊玄感。吳（江蘇吳縣）還俗僧朱粲，晉陵（江蘇武進縣）隱士管崇擁眾

十餘萬，自稱將軍，陳璲等聚三萬攻陷信安郡（廣東高要縣）。

九月——濟陰人吳海流，東海（江蘇東海縣）人李彭孝才並起兵，眾數萬。梁慧尚率眾四萬陷蒼梧

郡（廣東封川縣）。東陽（浙江金華縣）人李三兒向但子起兵，眾至萬餘。

十月——呂明暉率眾數千圍東郡（河南滑縣）。宋鑿督崇推劉元進為天子。王薄孟讓等眾十餘萬

據膠白山攻掠隨郡。張金稱眾至數萬。渤海（山東陽信縣）人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稱齊王，眾各

十萬。

十一月——扶風（陝西鳳翔縣）僧向海明起兵，自稱皇帝。隋將王世充擊殺劉元進，坑死三萬餘

人，餘眾反隋，聲勢益盛。章丘（山東章邱縣）人杜伏威、臨濟（山東章邱縣西北）人輔公祏，下邳

（江蘇宿遷縣）人苗海潮合兵，伏威年十六，勇猛善戰，被推為主帥。

這一年裏，起義軍幾乎每月都有，起義地區有今山東、寧夏、河南、江蘇、浙江、廣東、陝西等省。山東起義軍最多，因為伐高麗海軍從山東出發，陸軍一部份也經過山東北上，人民受苦比他處更甚。廣下令凡離大路五里以外的郡縣城，一律遷徙到大路旁，又下令犯盜賊罪全家籍沒。這當然不會發生絲毫效果。

楊玄感的好變，給楊廣一個極大的打擊，統治階級內部分裂，這使隋朝更趨於崩潰。玄感有相國公的兒子，是高級貴族，他想像齊帝位，乘大軍出國，人民怨恨，突然起兵攻洛陽。他當對眾人說，我官至上柱國，家累鉅萬金，我要拯救你們，所以冒險起事。人民很同情他，父老爭獻牛酒，子弟到軍門投效，每日千人，衆至十餘萬。玄感不聽李密的計策，被宇文述等擊死。廣因玄感反叛大怒，對然臣說，玄感一呼，衆至十萬，可見天下人不要多，多了做賊殺不完，不重辦如何懲後。令裴龜窟治楊黨，坑殺三萬餘人，流徙六千餘人。人民驚駭，十之八九被迫流亡，奮取軍馬，製造長槍，攻陷城邑。廣益派官督捕，隨獲隨殺。某次獲夥一起盜案，廣命於土澄捕逐，凡獲二千餘人，悉數處死，其實真盜只有五人，餘都是平民。屠殺的反響，是起義軍更飛躍的發展。

十年，廣又出兵攻高麗。起義軍繼續出現。

二月——扶風人唐弼起兵，衆十萬，推李弘芝爲天子，號自稱唐王。

四月——彭城（江蘇銅山縣）人彭大虎聚衆數萬，被隋將董純戰敗，死萬餘人。

五月——宋世讓降琅邪郡（山東臨沂縣）。延安（陝西延安縣）人劉迦論起兵，有衆十萬，自號

書註。

六月——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福建閩侯縣）。

八月——邯鄲（河北邯鄲縣）人楊公卿率衆八千人，號自稱後漢，稱其銅馬四十二匹。

十一月——司馬長安破長平郡（山西晉城縣）。羅石（山西離石縣）胡大猷苗玉聚衆數萬，自稱

天子，汲郡人王仁擁眾數萬，鎮林慮山（河南林縣）起兵。東海彭孝才攻掠沂水（山東沂水縣）。十二月——孟讓率眾十餘萬據都梁宮（宮在安徽盱眙縣），齊郡（山東臨城縣）人左孝友眾十萬，屯潁狗山，涿郡人盧明月眾十餘萬，據祝阿（山東長青縣）。左孝友盧明月被隋將張須陁戰敗，斬俘無數。

這一年裏，起義地區更擴大，起義人數也增加，可是隋軍在戰爭中，還保持優勢，起義軍不能統一力量，大部份被各個擊破。

十一年，楊廣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動搖，下令鄉民悉數遷移入城，各郡縣的驛亭村場都築圍堡。這當然不會有什麼效力，正說明他自己快要滅亡。

二月——上谷（河北易縣）人王須拔起兵，自稱漢天王，國號燕；又魏刁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侵燕趙。楊廣命唐公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擊破起義軍毋端兒。

五月——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山西汾陽縣）。

七月——淮南（安徽壽縣）人張起緒起兵，眾三萬。

十月——彭城人魏麒麟眾萬餘，寇魯郡（山東濰陽縣）。盧明月眾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人李子通擁眾渡淮，自稱楚王，寇江都。

十一月——王須拔破高陽郡（河北高陽縣）。城父（安徽亳縣東南）縣小吏朱榮起兵，自稱加陳羅王，被稱爲可達寒賊，眾至七餘萬，攻陷漢南諸郡，改稱楚帝。

十二月——楊廣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攻絳郡（山西絳縣）起義軍微盩陀柴保昌等，汾水以北村塲，盡被于蓋焚毀，屠殺非常慘酷，人民怨憤，參加起義人數更衆。

楊廣除了無效的圍堡政策，屠殺政策，別無他計。他十月間回到洛陽，見街上行人，對他說，還大有人在，意思是說，往年平楊玄感，人殺得太少。在他看來，人民都是他可怕可殺的敵人。

十二年正月——雁門人曹松相據靈邱（山西靈邱縣）起兵，衆至數萬，轉攻傍縣，東海人盧公福起兵有衆數萬。

四月——魏刁兒部將甄雀兒又號歷山飛，率衆十萬寇太原。

七月——馮翊（陝西大荔縣）人孫華起兵，自號總管，馬涼（廣東陽江縣）通守（比太守低一級）

洗瑤微起兵，嶺南蠻族多響應。

八月——趙萬海聚衆數十萬自恒山（河北涿定縣）寇高陽。

九月——杜伏威沈寬敵等衆數萬，被陳稜擊破，安定大葭非世雄據涇縣（甘肅鎮原縣）全起兵，自號將軍。

自號將軍。

十月——宇文弼功臣李弼的會孫李密助楊玄感叛隋，玄感敗，密逃民間。時華城（河南滑縣東南）

人翟讓據瓦崗（在東郡界）起兵，單雄信、徐世勣、王當仁、王伯當、閻文舉、李密等皆聚衆攻掠，李密聯絡各軍，咸望智謀爲請軍信服。

十二月——鄆陽（江西鄆陽縣）人孫師乞起兵，自號元興王，師乞戰死，亂賊蘇士弘襲取隋將，

衆衆至十餘萬人，自稱皇帝，國號楚。佔地北自九江，南至番禺。太原留守李淵破亂翟兒，虜男女數

千口，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攻掠河北，隋將相繼叛亡。隋將韓德據涿郡叛，自稱

幽州總管，涿郡是伐高麗的後方根據地，器械糧食，積累極多，羅藝佔據涿郡，給楊廣很大的損失。

這一年裏，楊廣的政權更危急不能支持。四月，大業殿西院失火，廣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伏

匿草間，火滅才敢出來。廣自八年以後，每夜心驚發慌，叫有賊來，要幾個婦人搖撼小兒那樣子撫佛

，才得入眠。現在心慌更甚，百無聊賴，徵求螢火虫數石，夜出遊山放螢，光遍原谷，他在洛陽不

耐，要上江都去，做詩留別宮女道：「我夢江都好，征蓬亦偶然。」三次大舉伐高麗，死傷無數，他還

說是偶然避賊的事，全國人民無端犧牲生命，在廣正算一種偶然避賊，統治階級的心理，真使人不可

... 漢。孫宗王書謀金再舉，廣發，即日在朝堂杖釋。崔民象上書諫阻，廣大怒。先割除民象相類，然後斬首。王愛仁又上書諫阻，廣怒極，斬愛仁。廣到江都，專問郡縣官資賦多少，多的升官，少的罰。百物都盡，人自相食。各地倉庫囤積豐足，官吏不肯發倉賑救。王世充逼檢閱江淮民間美女，廣獻給廣，大得寵幸。

十三年，各地的起義軍逐漸形成幾個有力的集團。

杜伏威——伏威擊敗隋名將陳稜，乘勝破高郵（江蘇高郵縣）據歷陽（安徽和縣），自稱總督；

江淮間羣雄，推伏威為主帥。

徐圓朗——魯郡人徐圓朗起兵，佔有琅邪以西，北至東平（山東鄆城縣）出地，有兵二萬餘人。

竇建德——建德竇建德（河北獻縣），自稱長樂王，置百官。

梁師都——隋將梁師都據朔方郡（陝西橫山縣）叛隋，自稱皇帝。師都降突厥，割地求援。突厥始畢可汗封他為解事天子。

劉武周——馬邑郡（山西朔縣）土豪劉武周，開倉賑饑民，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降

附突厥，借突厥兵擊敗隋兵，取隋汾陽宮美女賂始畢可汗。始畢封他為楚楊可汗。武周自稱皇帝。

郭子和——郭犯郭子和結勇士十八人襲據榆林郡（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執郭

丞王才，責才坐視饑民餓死，不肯救濟，斬才。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降附突厥，始畢封他為平陽

天子，子和力辭不敢受，比梁師都劉武周初乎知道這些羞恥。

李軌——武威（甘肅武威縣）富豪李軌乘樂郡，自稱河西大涼王。

薛舉——富豪薛舉與勇士十三人襲取金城郡（甘肅蘭州），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佔有蘭西

，衆至十三萬。後又自稱秦帝。

蕭銑——梁後裔蕭統據巴陵（湖南岳陽縣），自稱梁王。

李密——李密破興洛倉，開倉任人掘取，軍威大振。梁推濟爲主，號稱魏公。密對霍讓爲上柱國，單雄信徐世勣爲大將軍，入秦拔魏韓陵金（德懷各領袖）爲驍騎。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起義軍多降密，密居洛口城。隋大將裴仁基擊虎牢降密，仁基蓋譚頭破洛東倉。密屢敗隋兵，洛陽危急，楊廣遣王世充等擊密。密擊破黎陽倉，開倉任人民食，得兵二十餘萬，大敗王世充，造成中原最大勢力。

李淵——太原留守李淵從太子李世民討，自晉陽起兵奪取西京。關中豪傑爭先降附。世民有精兵尤萬，淵女榮羅妻李氏有精兵萬餘，號稱娘子軍。世民與李氏會師渭北，其餘饋軍拾二斗餘萬。十一月淵軍攻破駱谷城，獲西京寶器代劉世宗（恭帝）楊廣的孫子。做隋帝，號大隋十三年爲義寧元年，遷尊廣爲太上皇。淵據檣中，與民約法十二條，廢隋隋一切苛法。義寧二年三月，楊廣死。五月，隋廢位給李淵，降亡。淵稱帝（唐高祖），國號唐。年號武德（六一八）。

全國大亂，楊廣無法收拾，在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立百餘房，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輪流做主人，廣與后蕭氏及蕭妃就房飲酒，杯不離口，晝夜昏醉。他心裏發慌，常對蕭后說，外間大有人圖僕（我），且不管他，快樂飲酒吧！又常取鏡照面，對蕭后說，好頭頸不知該誰來斬它。后驚問緣故，廣強笑道，貴賤苦樂，沒有一定，斬頭也不算什麼。衛兵多關中人，廣召集江都境內寡婦處女，令將士任意選擇，可是徵兵們依然怨憤想叛亡。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乘機謀篡奪，率兵入宮。廣換服裝逃避西閣，被執還暖閣。化及徒爲軍吏擊舉唐高祖馬德等拔及立左右。廣說，我犯什麼罪？文舉道，你舉動干戈，遲遲不降，善條罪狀，萬任舉報，不聽忠言，還說什麼犯罪。廣說，我實在對不起百姓，至於你們，跟着我享盡富貴榮華，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今天的事，誰是首領？德讓道，金剛尚怨，何止一人。廣要求飲毒酒死，文舉等不許。令派行總按廣坐下，廣怕刀聲，自縊中帶橫行。

禮被殺死。廣于孫及李蒙外戚，金數在傳上處斬。廣早知這不濟事，隨身帶上毒酒，生離死別，如有備事，你們先飲，隨後我飲。等到需要毒酒，左右早已逃匿不見。依據德皇政府層級政策的權限，終於在自己親信的手裏，用毒酒結束了生命。

李密宣佈楊廣十大罪，要問有「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流，流罪難盡」的民意，這的確代表了當時一般人民的怨恨聲。

國史的結論

楊堅教誨太子勇說：「自古帝王，從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做嗣君，應該以儉約為先」。歷在位二十四年，的確生活樸素，減輕剝削。三百年來，人民第一次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

堅對臣屬屏稱極嚴，功臣顯貴，賤逐賂盜，貴族兄姪破家的多，人民得益不少。官吏受賄，即依小節如鴉鵂廢處馬鞭等類，被擊處死刑不貸。雖說近逐殘酷，却使官吏不敢過於作惡。許多少權貴民為邦本的虛傳，味以開皇時代，經濟欣欣向榮，戶口墾田大量增殖起來。

楊堅是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兒子楊廣却是著名淫侈的昏君。廣大興土木，民力浪費在個人事業的宮室苑囿河上，後來野心更熾，傾全國兵力，三代高麗，開皇時代積聚的財富，全被廣耗盡。

人民不能忍受殘酷無厭的榨取，起義軍佈滿全國了。統治階級內部分裂，促使廣加速潰滅。廣不知改過，看人民都是可怕的敵人，想用佛堡政策屠戮殘策來鞏固地位。在將死自己的，恰恰是自己的親信人字文化及。

人民起義的成果，政權從楊廣轉到實族李淵手裏。

第二章 封建經濟發展時代——唐

十六二八年至九〇七年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繁盛（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從李淵武德元年（六一八）到李隆基（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凡一百三十四年，在這時期中，因國內統一，政績比較良好（貞觀開元），對外侵略不斷勝利，社會經濟一般是向上發展，超越隋朝楊堅時代。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長期羅殘的社會，到初唐才恢復了兩漢的盛況。

隋末楊廣的暴政，全國的混戰，社會遭受極大的破壞，幸而不到十年，李世民統一了中國，他是一個英明的政治家，在位二十三年，建立制度，節用愛民，羅使大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世民以後，雖然發生不少宮庭政變，經濟基礎，卻沒有過大的損害，所以開元天寶間，唐朝的經濟，發展到最高點。

225 均田——武德七年，制定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申男給田一頃，殘廢人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殘廢人妻妾親自立戶頭，加給二十畝。再商業者，比丁男受田減半。所授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出身死得轉授承戶人買賣分田由官收回，轉給別人。唐初人口死亡流徙，土地寬曠，疆域制度，可備其廣陰行施。唐制，謀身死後，貧賤或流徙他地，聽出贖水

業田，樂遷、自願）就寬鄉，並聽出廣口分田。據作住宅邸店權盤（冰廳）的土地，即使不是樂遷，也聽私賣。土地出賣以後，不再再請受田。這分明允許官吏商賈地住家，而且整鄉地價藉此寬釋高，勢必迫使貧民流向寬鄉。雖說法律上規定實地人佔地不得超越定制，顯然禁止某一種虛假開元勅朝官們買良田，工部尚書張嘉貞獨不遵家產，被稱為難得的達人。杜佑《通典》說，不實以樂遷給令撥發，土地盤并，比漢朝更劇烈。其實初唐兼井的事實，本來存在，止是被驅逐的貧民，還能向寬鄉謀生，因之形式上比天寶以後緩和和整齊。

租庸調——武德七年先租庸調法。租是每丁歲納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調是每戶納絹二匹（每匹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綾、絁、絹各二丈，綿三兩。如納布加五分之二，並輸麻三斤。庸是每丁服役二十日有間加二日，不能服役，納綾絹布每百三尺。

唐制本取元魏以來舊制，但有重要的改革。第一，舊制奴婢依律不受田，繳納租賦，唐制不給奴婢土地，也不課稅，奴婢的剩餘勞動，全歸奴婢主享有。第二，舊制婦人受田僅得男子的半數，有素人負担却比無妻人（半牀租）加倍（一牀租），這種制度，迫使貧民寧願作嫖夫，不敢娶妻。唐制婦人不受田不課稅，與丈夫共同勞動，加強男子的耕作效率，對人口增殖，有很大意義。

官吏——唐制文武京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得田二頃。外官也按品分給職分田。李世民貞觀十一年，因官吏藉職分田侵害百姓，下令收回職分田，轉給流亡還鄉的貧戶。別給官吏等畝（按職分田畝數）粟二斗，稱為地租。官吏們不願意，世民只得借水旱的理由，廢除新法。李隆基開元十年，收回職分田，每畝改給倉粟二斗。十八年，又給還職分田，職田的忽收忽還，說明官吏不惟放棄優厚的利權，隨着官吏的增派，職田也逐漸擴大。貞觀元年，選舉文武官僅六百三十四員。李治時，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每年入流（考選合格）士人超過一千四百人。李顯（中宗）時，大置員外（額外）官，自京師至外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

上員外官，又近千人。又定價實官，納錢三十萬文，即得官職，正官以外，有所謂員外、同正、轉官、攝（代理）官、檢校官、判某官、知某官等名目，士人到吏部求選，幾數萬人。顯封爵二百四十餘家，五十四州的上等腴田，都被爵家割去。人民充當爵家的封戶，剝削比朝廷更苦。戶部每年給爵家六十餘萬下，一丁納糧二匹，朝廷每年納糧二百二十餘萬匹。開元二十一年，一品官以下多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多至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奴官王毛仲生兒三日，賜五品官，毛仲不滿意，說這小兒難道不堪給三品官。官中宦官三千餘人，多到三品將軍。京城附近田園，三十分之一以上被宦官佔有。開元二十五年，定文武勳（勳位）官永業田制度，親王一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下至雲騎尉（正七品）武騎尉（從七品）也各受田六十畝。散官（非職事官）五品以上與職事官同例給田。永業田得傳授子孫，不再收回。官吏獲得大量土地，也就是人民的土地大量被侵奪。

府兵——府兵是一種徵兵制，全國男子，每年服兵役若干月。李世民生分全國為十道，置軍府六百二十四，關中府二百六十四，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府分三等，上等府統兵千二百人，中等府人，下等八百人，每府自都尉至隊正，共置官六十九人。民年二十充兵役，六十免役。兵丁每年輪番去京師當宿衛，兵部依道路遠近給番。五百里以內五個月輪到道番上宿衛一個月，稱為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一律十二番。每一丁男，不論離京遠近，服役及往返路程，一年平均耗損耕作時間兩三個月。兵士所用服裝器械糧食，都得自備，更是苛刻的負擔。沿途戍兵，經常六十餘萬，名為守邊，實際上供將官們役使賞利。農民既要自費當兵，本家難餬，仍不能免，生活非常窮困，不得不逃匿避役。開元時代，府兵已成空名。隆基改府兵制為彍騎制，招募九等戶或八等戶身高三尺七寸的壯丁，充當宿衛兵士，數凡十二萬。一年六番，免除苛雜役使。邊地戍兵也改為募兵制。從此兵變紛乘，統治者無限制擴大軍額，農民必須須担負養兵的義務。

宗敬——北朝習俗尊佛敬。貞觀時代，佛道兩教都沒有新的發展。世民死後，李治冷遇宮女余

整入顯寶寺織尼，又改玉華宮爲佛寺，這是佛教將盛的徵兆。武盛（晉熙）武則天（選淫僧懷義當男寵，封他做白馬寺主。又命懷義作來紆（用紆麻和布縫成）大佛像，小指中能容數十人。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明堂北造天堂，高五層，供大佛像。天堂第三層已能俯視明堂，想見天堂與佛像的高大。發工役數萬人，費用億萬，府藏因而耗竭，懷義還揮金如糞土，公私田宅，多被僧寺佔取。李嗣時，僧寺更盛，敢卸權力最大助太平公主（武盛的愛女）爭權位，而且得淫勝利。李顯命僧慧範在洛陽造聖善寺，又在長安長樂城造大像，府庫虛耗，慧範得賜錢數十萬緡（錢一千緡一緡）。顯遣使官分路到江淮賞賜水族放生。諫官李又諫他節省放生的錢物，減窮人的徭賦。他大造寺廟，務求崇麗，大寺用錢百數十萬，小寺三五萬，總數在千萬緡以上。人力勞弊，怨聲滿路。李旦（睿宗）時諫官辛替否上書說，甲宗皇帝大封官爵，造寺不止，費財貨幾百億，濫度僧尼，損失租庸數十萬。歲出益多，歲入益寡，奪百姓口中食物，養有貪殘，剝萬民身上衣服，塗飾土木，終於公私俱困，衆叛親離。現在陛下爲兩個公主造金仙玉真宮道觀，這奪民產，用上數百萬，用錢百餘萬緡，陛下是否知道人民的切齒想恨。從李顯時起，貴族爭造佛寺，度人爲僧尼，富戶豪強，出錢三萬買度牒，就得免除一切徭役。李隆基淘汰汰僧尼，查出假冒，勒令還俗的一萬二千餘人，禁創建佛寺，舊寺頽壞得官府檢視，才許修理。又禁百官家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民間不得鑄佛寫經，令諸寺院設病坊，京城乞丐貧病人得入坊養病。隆基這些措置，多少給佛寺一點阻礙。

商業——武盛的男寵張易之會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到曼前飲酒賭博。宰相韋安石跪奏道，商賈賤類，不得穿突官安。宋霸子得入宮賭錢，大概是太富商。李隆基問富人王元寶財產。元寶對，臣請用一匹帛挂慈南山一株樹，南山樹盡，臣帛不盡。隆基說，我是天下最貴人，元寶是 richest 人，元寶家住京城，既非貴族和官吏，在當時，也不容庶民兼并廣大田地，他應是營商致富。開元二十二年，沒收京城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禁止列賄物，想見初唐已有巨大的商業，貞觀時，各官司備公

辦本錢，每司設令史九人，號稱捉錢令史。五萬本錢，交富商大戶經營，每月收息錢四千文，就是說，一年收百分之百的利息。無管官本的富人得免除徭役，貧戶欠債破產，一生還不完。開元時收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交富商大戶放債，按月收息，供官吏用費。直到唐亡，商販富戶勾結官司，藉口官本，圖求私利，債戶納利十倍，還被指為逋欠，受官商的非理逼迫。唐制分民戶為九等，等次愈低，納稅愈少，富商收買多與官吏往還，私情託請。冒列下等，官商相互利用，聯合向貧民剝削，捉錢制是他們的主要工具。

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武曌時廣州都督路元叔及僚屬侵奪商船，被番客剝殺十餘人。唐朝凡到廣州做官的，無不貪贓致巨富。揚州是國內商業的中心，中外商賈往來如織，中唐以後，更趨繁盛。錢幣——隋末錢幣極小，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李治時民間私鑄盛行，嚴禁不能止。武曌為討好富人，允許惡錢通用，盜鑄泉貨，李隆基鑄鑄，不許私賣銅鉛錫及用銅作器物。銅鉛錫出礦，由官收買。當時錢少不敷流通，錢銀銅價賤等，官鑄無利可取，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請不禁鑄錢，匯集百官公議，鑄事參軍劉秩說，法令不行，人民難治，都由於貧富不齊的緣故，如果許私家鑄錢，完民決不能為，勢必貧民愈貧，給富家服役，富家愈富，更退貧窮。陸基從劉秩議，下令貨（錢）幣（布帛）並用，所有莊（田）宅口（奴隸）馬交易，先用絹布繳納稅錢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得錢物兼用。私鑄被禁，物價略平。

工業——江都掌管全國工匠，按州縣組成工團。五人為火，五次置長一人。工匠必須有專門技巧，每年輪番應役，每須受備資糧三石。工匠有一定約名額，也有特定的地位，有關顧，先補工匠業作人的子弟，補工匠業不稱改做顏色（別種行業）。還有一種更專門的工匠，終身在官立工業部門工作。如少府監掌管中尚、左尚、右尚、鑄染掌治五器及精治、鑄鑄、五節等監。少府招請傳家工匠的工師，教工人各種技術，細鑄工四年，車工樂器工三年，刃鎗工四年，朱鐵所造工一年。冠冕等物

其中一部分成爲有組織的流氓。李治從長安往洛陽，怕路上多小偷，命監察御史魏元忠保護車駕。元忠到長安徵檢視，得盜一人，神色言語有異，元忠命賜釋刑具，給官員服裝，乘驛車隨從，一路共同食宿，託他防止竊盜。此人微笑許諾，車駕到達洛陽，人馬數萬不索一錢。中唐以後，朝廷和藩鎮盛行募兵，應募的主要就是這些流氓。

從李淵時起，就存在差括戶與隱漏兩相現的現象。武德四年，詔括天下戶口，貞觀三年，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來及四夷降附男女凡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六年詔天下括淨遊無籍人，限明年冬登記完畢。當時民戶不滿三百萬，自洛陽到山東，本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隋末亂後，人烟稀少，荒草彌望，世民不敢往泰山封禪（祭天），怕被四夷酋長看出內地的空虛。李治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戶三百八十萬。李顯神龍元年，得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顯元九年，監察御史宇文融奏稱天下戶口逃移，巧偽極多，請加檢括。隆基下詔，州縣逃亡戶口，籍百日内自首，過期不出，罰遷徒邊遠。據記載一次括得八十餘萬戶，百姓大受州縣官的侵擾。十一年下令停止檢括逃人，藉安生業。十三年又派宇文融出去括戶，歲終增得稅錢數百萬緡，百姓受害更甚。二十四年戶部奏今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六，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一年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二十八年天下戶及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這是初唐戶口最高紀錄。其中課戶不課戶在位者，記載不明。不課戶每戶口數一定很大。課戶中口數平均也應在五人以上。因法律禁止兄弟在籍母生存時別籍異居。州縣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兩丁賦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是見朝廷重視養家大戶，不許無故析戶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繼別戶，新析戶仍須與本戶同等，不得降下。供應徭役，與本戶共計丁數，不得藉口析居免。所以唐朝每戶口數，平均應不止五人，再加實際存在的大量逃戶，總人口也許達五六千萬，與兩漢戶口數相等。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隋末竄維割據，洛陽有李密王世充，河朔有竇建德，臨沂有薛舉，薛仁果，河西有李軌李元昌，不勝，武德七年，削平竇建德，全國統一。世民繼武大跡業，阻諫繼承帝位，李淵却想傳位給長子李建成。世民與兄建成弟元吉猜忌互爭，武德九年，世民殺建成元吉，李淵不得已禪位給世民，這就共關史上著名英武的唐太宗。

世民受禪，改元貞觀，他在位二十三年，創造兩漢以後最大的朝代。貞觀政治，在封建時代，一般稱爲唯一的模範。

科舉——魏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少數士族把持政權，防礙皇帝用人的自由。楊廣改用明經進士兩科取士。唐承隋制，尤重進士科。世民會稽高僧見經進士試畢魚貫出門，喜悅道：天下英雄入我籠中了！明經及第不易，進士更難，唐人有三十若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越諷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的英雄盡白頭。貞觀以後，宰相大臣多從進士科出身。進士試詩賦，所以唐朝詩人特別多。

學校——世民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時常親到國子監（大學）聽學官講書，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即給官祿。禮記春秋左氏傳稱大經，詩經禮周禮稱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稱小經。各地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各遣子弟入學進講，學生總數多至八千餘人。國子監傳播文化給四鄰各國。高麗日本接受得冠名的武裝時，日本使臣朝臣真人來朝貢，使人能讀經史，態度完全華化。開元初，日本使臣來朝，請學經典，賜版後，多賞文籍歸國。副使朝臣伴造帶中國文物，改姓名居京師五十年，還當不肯回去，官至鎮南勳

羅。李适時又遣使入朝，同來學生及僧空海，留京師求學，李純時鑒成驕國。

士族——北朝舊盧，劉諸族，自於門第，不與他族通婚，較卑族姓得娶高門女，認為莫大榮事。

。魏婚時身家，雖厚，稱為階門，世民命高士廉等廣搜天下譜牒，考核真偽，撰氏族志，士族仍

推尊漢魏。世民說，魏邦、雍何、曹參都出朝臣，魏為帝王，魏何足貴，命士廉等撰，依

庶官史品秩為高下，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降舊族第三。氏族分九等，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

十一家，顯示天下。後來李治改氏族志為姓氏錄，補入武氏為第一等。士廉積軍功升官到五品，也得

參與士流，稱為勳格。士族制到唐朝漸趨於崩潰，到宋朝科舉制度完全代替了士族制度。

。納諫——封建社會不容發生民主制度，皇帝能納諫，游算難得的賢主。世民常對羣臣說，你們

該不惜苦諫，糾正我的錯誤。魏徵屢次犯顏直諫，世民總是虛心聽從。某次世民退朝發怒道，總有一

天殺遺禍告我。皇后長孫氏問是誰。世民道，魏徵時常當眾侮辱我。長孫后實道，魏徵忠直，正因為

下是個明主。世民聽了喜悅。世民一樣愛好奢侈建築田獵女色，正是能納諫，所以成為賢君。

。世民死——子李治繼位。李治是個庸人，在位三十四年，沒有什麼大作為，要世民侍妾武曌做皇后

。是他一生最大的行事。

李治死，子李顯繼位。太后武曌廢自立，改國號為周。這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

二十一年，所謂政治，止有殘酷的殘暴政治。她讓全國人厭惡她，獎勵告密。告密人往往得五品官。

她取用老元驥，周舉，來俊臣等，元驥做游擊將軍，不與做法官（刑部）侍郎，俊臣做御史中丞，各

無賴數百人，專做告密工作。要陷害人，全數處同時告發。毒狀如一，無法自辯，即因酷法存定官

。唯不得，突地吼，若即承，失魂膽，莫問反，死於獄，求破案，反是實，求即死，求獄大地，求女復

風雨，強賊被擒，仙人難見，玉女登梯等名目，又或阻礙人身，頭插巨石，或用毒醋灌鼻，或用藥

藥塞頭，釘及木箱，膿毒灌鼻，或用竹簾刺人指中，或不給飲食，連夜問訊，搖撼身體，不許合眼，

一、雜用一千二百文。九品官月俸一百五十文，食料一百五十文，雜用二百文。職分由公廩本錢撥充。所謂太平時代，受益最大的則是官吏，生活最苦的還是農民和工人。

第三編 隋唐的對外傳略

隋文帝世孫李泰繼武，太宗說：「朕奉從軍，十八歲助李淵守太原。世民首創舉取長安，東向爭天下，計劃後秦割地歸魏，統中國，也全為世民的功績。他部下謀臣猛將，如李靖、李世勣、尉遲恭、李道宗、魏徵、侯君集、薛萬徹等人，大抵出身行伍，好戰成性。李世勣常對人說：『我年十五時，無賴兒，逢人便殺，十四五為鐵高僧，不性竟便殺天，十七八為征賊，也在陣中殺人，二十歲大將，用在敵人死。』世民與秦、漢這些人不容易安穩的。他不願意屠殺功臣，又不放心他們能保守臣節。貞觀十八年，出英伐調露，李靖年七十餘歲，疾病不能從征，世民拍胸宣道：『好姪努力，可慮豈非不老！』竟能自強，並功魏朝。魏慎通叩頭道：『老臣說快病從驚，二十三年，世民臨死寄世太子李治，道：『李淵雖有餘，你對他無恩，未必肯順服，我現在貶他的官，他如果奉命就行，我死，你用他做大臣，如果徘徊顧望，立刻殺死他。』世民對功臣猜忌如此。貴族時代，連年或伐四夷，第一為了解少許臣間的矛盾，第二為了解取土地和人口，第三為了解高皇帝的威望，對人絲毫沒有利益。」

突厥——突厥與唐爭可汗時，國力強盛，李淵起兵，項長安，怕突厥攻襲晉陽，忍辱對突厥稱臣。始畢死，諷利可汗立。諷利可汗入寇，李淵甚至想遷長安，遷都避難，賴世民出擊，突厥，關中得安。世民即位，每日親騎士數百人，在官中習射，準備禦突厥。諷利用兵不息，資財虛乏，向

世民征伐馭苑，止有滅突厥，還算給李淵靈柩，其餘都是無故侵賂。他依據兵法「無土實誠，無敵實詐」的原則，對西夷用了無數詐計，結果疆地極大，東至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千一百八十八里。

世民對四夷用軍事和通婚兩個政策。對西域的吐蕃（西戎），採取和親政策。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有兵數十萬，未嘗通中國。世民時贊普（酋長）弄讚有勇略，娶鄯婁，貞觀八年，世民謀大舉攻吐谷渾，使馮德選往吐蕃撫慰，弄讚遣使隨馮德選入貢求通婚，獻黃金五千兩，珍玩數百件。十五年，命禮部尚書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弄讚大喜，模倣中國衣服儀飾，禁止本國鄙俗，遣子弟來長安學詩書。李治封弄讚為西海郡王。弄讚死，宰相蘇威贊親國政，吐蕃益強，吐蕃與吐谷渾互攻，唐助吐谷渾。吐蕃大臣仲孫入朝，李治聞吐蕃風俗，仲孫對吐蕃地瀟灑，風俗朴實，可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從下層首先提議，政治適合大眾的利益，所以能強盛持久。李治末年，李敏立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大戰青海上，唐兵大敗。吐蕃蓋據羊同羣項及諸勝地。東接涼松茂蘭（青禮）等州，南鄰天竺，西臨龜茲疏勒，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成為唐朝西方強敵。武曌時吐蕃內亂，大將贊婆率千餘人降唐。李隆基時吐蕃連年入寇，隆基創防秋制，每年用十幾萬兵力防禦吐蕃。武曌以來，西突厥吐蕃最為邊患，戰爭不息。遊牧種族向內地侵擾，本無足怪，引起戰亂的主要原因，却在中國政治腐朽，將吏故意挑釁，例如吐蕃請求和親，李隆基道：贊婆來信言諸將憊，我知何能忍。皇甫惟明諫道：贊婆當開元初年，還是幼童，那能說這話。大抵是中國邊將詐造這封信，激怒陛下。因為邊境有事，將吏得乘機盜掠官物，假報戰功，討取府賞，這是豪臣朝利益，國家的禍害。陛下試遣一使去看金城公主，與贊婆當面議和，免得邊地軍民因弊。隆基命惟明往吐蕃，贊婆大喜，出自觀以來唐帝詔書不准明，上書極恭順，和議成功。這說明前時戰死的軍民，何等冤屈。世民對外侵略，所向無敵，當然不肯放棄東北方的高麗國。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

殺高麗王，自稱莫離支（軍民總管）。唐屬國新羅王雲稱百濟與高麗選兵來攻，請求援救。世民決心東征，造根船四百艘。十八年，命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平壤；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趨遼東，海陸合勢前進。世民宣佈東征的理由說：遼東本中國土地，隋朝四次出師不能收回，我要給中國子弟報父兄戰死的仇恨，替高麗報國王從泉蓋蘇文謀殺的恥辱。現在四海大定，只有高麗不服，趁我還沒有老，用士大夫閑餘的氣力取它來。十一月，李世勣渡遼水，高麗大駭，城邑都閉門堅守。唐兵至遼東城下，世民親自負土填壘，拔遼東城，殺數萬人，俘兵士高餘人，男女四萬口，大將李世摩中為矢，世民親為吮血，誓必何力中禦，世民親為敷藥。白巖城請降，李世勣率甲士數十人見世民道，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怕死傷，止是爲了破城擄取財物。現在城快攻下，如果受降，戰士不免失望。世民下馬謝道，你們的話很對。不過殺人虜掠，我心實在不忍，你們的功勞，我別用庫物重賞，我營城中人向你們贖取生命。他表示各樣偽善，欺騙高麗人民，收效頗大。

十九年，世民至安市城。高麗北部酋長延壽、惠真率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陳長四十里。李道宗獻計道，高麗傾全國兵力拒王師，平壤守備空虛，願借巨精兵五千，襲破高麗京城，數十萬衆可不戰敗降。世民不應。世民登軒輝山，令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狹谷衝敵陣後背，世民自將步騎四千陣山上。世民望見無忌軍塵起，命諸軍鼓噪並進，延壽驚慌陣亂，唐將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披靡，唐軍前後夾擊，高麗兵大潰，斬首一萬餘級。無忌獵橋樑，漸潰兵歸路，延壽、惠真率殘兵三萬六千人請降，唐軍獲得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錢甲一萬，其兵器物無數。高麗全國駭懼，後黃城銀城守軍都棄城逃走，數百里不見人煙。唐攻安市城不下，天寒草枯水凍，兵馬難久留，糧食將盡，世民下令退軍。

這次戰爭，凡拔城十，徙高麗戶口入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天，斬首四萬餘級。唐初

死二千六，虜馬千死七八。世民深恨不能成功，問李靖造我，用天下兵力，統小英困辱，是什麼讓放，靖答：李道宗知道。世民間道宗，道宗陳述與虞襲平壤的計策。世民歎道：當時匆匆，我沒有留意。二十一年，世民又想伐高麗。裴讓高麗故山梁城，攻取不易。前次大軍東征，高麗決不得耕種，寒根城邑，收沒糧穀，又遭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屢遣偏師，輪番瓦礫騷擾，使高麗疲於奔命，蕩棄農作，幾年以後，千里蕭條，人心離散，轉緣河北可不戰而取。世民聽從這個計謀，命大將軍進逼將海軍萬餘人，李世勣將精兵三千入登路侵高麗。高麗窮困，遣太子元朝謝罪。二十二年，大將薛萬徹率海軍三萬餘人擊高麗。李治續破世民的遺策，厚結新羅國，連年出兵，較大的戰爭是顯慶五年。大將蘇定方率水陸軍十萬，聯合新羅國攻百濟。百濟大敗滅亡。百濟既滅，高麗勢孤，李治命大將軍文長子，斬首三萬餘級。倭國（日本）舉兵救百濟餘眾，龍朔三年，孫仁師大破百濟餘眾及倭軍，拔固留城。仁師率陸軍，劉仁軌率海軍，圍倭軍白江口，四戰四捷，焚毀倭船四百艘，煙燭斷天，海水變赤，倭軍覆滅，百濟王族餘眾身奔高麗，百濟盡平。

李治龍朔元年，蓋蘇文死。子男在男連男陸爭權互攻，男生使于獻誠入朝求援，李治命李世勣率滿洲善，契苾利力，薛仁貴等擊高麗，獻誠做嚮導，大破高麗軍，斬首五萬餘級。薛仁貴身冠三軍，殺高麗數萬人。總章元年，東男建邊兵五萬人攻扶餘城，與李世勣戰大勝，死傷三萬餘人。九月，李世勣破平壤城，高麗王遣男產率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降唐。高麗悉平。唐分高麗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薛仁貴為安東都護，率兵二萬駐平壤鎮守。貞觀十八年開始征東，到李治總章元年滅高麗，凡二十五年。

貞觀二十二年，王文策率世民命到天竺（印度），招諸國入唐朝貢。中天竺王阿羅那頌兵最強，臣屬四天空，發兵攻之策，擒安復等三十餘人。安復脫身逃到吐蕃西境，發兵遣兵一千二百人，滅阿羅

國兵七十餘人，進攻中天竺都城荼隴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中天竺兵，阿羅那順棄城逃走，收餘衆再戰，又大敗。玄策擒阿羅那順及其妻子，虜男女一萬二千人。天竺震動，降城邑村落五百八十餘處。俘虜中有婆羅門（印度僧侶）那羅迦婆娑寐，自言有長生術。世民很信他，使合長生藥，派人往四方求奇藥異石，又派人到中天竺諸國採藥物。世民吃了他的長生藥，毒發下痢，名醫束手，竟不能救。朝臣們想殺婆娑寐，又怕被四夷嗤笑，只好說是病死。

這是李世民侵略勝利的結果。

侵略勝利的另一結果，是大量異族遷入中國內地。貞觀四年，滅突厥，酋長受五品官以上百餘人，徙居長安近萬家。六年，契苾何力率部落六千餘家歸降，散居甘涼兩州間。十九年，徙高麗酋長三千五百入內地，悉授武職。文內徙遼蓋嚴三州高麗人七萬。總章二年，徙高麗酋三萬八千二百到江淮淮南及山南京西驛州空曠地，留老弱使守安東。儀鳳二年，散徙高麗人到河南隴右驛州，酋長留安東城旁。開元十年，徙河南六州殘胡五萬餘口到許汝唐鄆俱豫等州。這止是一些例證，其餘降附的異族，居住邊境，數量極大，流入內地，與華族同化，唐朝從不禁阻，可以想見當時異族居住的自由。至於酋長和武將，很多賜姓李，政治上與華族有同等的權利。武曌時選善射武將五人贈金囊，左衛大將軍景獻誠得第一，獻誠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咄摩（薛延陀人），咄摩不受。獻誠奏言，陛下選善射人，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選善射人。因為異族人多做武官，兵權逐漸落在他們手中，釀成中唐時代安史為首的大變禍。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

從李隆基天寶元年（七四二）到李純（憲宗）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凡七十九年。在這個時期

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虛弱，引起中央政權（朝廷）與地方政權（藩鎮）間長期的戰爭。各個政權雖都向人長榨取財物，黃河流域遭受極大的破壞，全國經濟重心，轉移向江淮流域。中央政權依靠江淮的物力，雖然長安屢次陷落，政權終得免於崩潰，李純時代，居然削平藩鎮，獲得暫時的有限度的統一。從此黃河流域經濟逐步衰頹，江淮流域逐步發展，中唐正是轉變的關鍵。

天寶是唐朝極盛而衰的時期，致衰的原因是：

軍費——天寶元年，國內有州三百二十一，國外有羈糜州（朝貢國）八百。邊境置十個節度使，配備邊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單是衣食兩項，每年用布帛一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內地驍騎等兵八萬餘人，還不計在內。朝廷每年支出這樣鉅額軍費，養五十七萬脫離生產的職業兵，對人民不得不加重剝削。

奢侈——李隆基是天才的音樂家，他精通音樂，打羯鼓尤稱妙手。開元初年，設立左右教坊，練習俗樂，又興樂工數百人，居住梨園，親自教練，號稱皇帝梨園子弟。天寶四年，他奪取第十八子壽王李瑁的妻楊太真做貴妃，縱情聲色，開始了極度奢侈的生活。楊貴妃有三姊（韓國、虢國、秦國三夫人）三從兄（楊錡、楊錡、楊國忠），楊氏姊妹是淫婦，兄弟是無賴，國忠人品更不堪，李隆基對楊楊却寵幸無比。貴妃院中有織工七百人，收受中外官吏貢來的器服珍玩，不可數計。國忠做宰相，廣取賄賂，絹帛積累三千萬匹。韓魏家飾五楊魏造第宅，窮壯極麗。魏國會造中堂，召工匠鑿麟，費錢二百萬文。工畢求賞，魏國出紅羅五百段，工匠嫌少不肯接受。隆基令請貴家進食品，水陸美味數千盤，一整值中等人家的財產。請貴家競養珍異，每次進食，用錢百人護送。隆基自持承平日久，無事可事，深居宮中，享受淫樂，看金帛如糞土，隨意賞賜，沒有節制。戶部郎中王鉉替他竭力搜括，每年貢獻額外錢百億萬，說是租庸調以外的剩餘，專供宮中用費，隆基很喜歡。

鑿錢——天寶初年，倉庫積藏粟帛無算，軍堅奏請將江淮各州縣租米及諸倉存粟變價購買各地礦

貨輸送京師。堅又引漕水到官苑東望春樓下，漕船數百艘直達樓下。漕船所載鹽貨如廣陵郡（江蘇蘇州府）船載錦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丹徒縣）船載綾衫，壽陵郡（江蘇武進縣）船載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縣）船載銅器羅吳綾縵紗，南海郡（廣東番禺縣）船載琉璃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縣）船載名瓷酒器茶釜空椀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縣）船載空青石紙鸞黃連，始安郡（廣西桂林縣）船載煮萬蟬蛇膽藥。凡數千郡得船人，一律南方裝束，大笠，寬袖衫，芒鞋。陸基坐樓上受獻。楊國忠擴大變造法，奏請全國各州縣正倉義倉（備水旱災）藏粟及丁租地稅，都變價改買輕貨布帛。變造法使輕貨大量流入京師，對工商業和舊族浪費，非常有利，甚至倉米既空，官祿兵糧，勢必就地向人民徵取，名為和糴，實際止是強奪，並不給錢。高力士對陸基說，「和糴不停，却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官吏擅利），天下之人，盡無私蓄」。農民繳納租米，官吏變作輕貨，再借和糴名義向農民取米，這就是變造法的妙處所在。江淮地區運輸用船，北方運輸用車，船運便利省費，江淮經濟發展，運輸工具也是原因之一。

戶口——天寶元年戶部奏稱天下戶凡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年，戶部奏稱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這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這是唐朝戶口最高的記錄。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內不課戶三百五十五萬五千五百，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縣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墾田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頃（墾田過分擴大，不可信）。不課戶佔總戶數約五分二，口數約佔六分五，一戶平均有十二口。課戶海戶平均不到兩口。當時安史亂起，嚴重的徭役賦稅，全由這些窮苦無告的課戶負担，豪家強宗，不僅免輸課役，廣佔墾田，並得墾庇農民充當莊客佃戶，供無情的剝削。例如京城附近每田一畝，官稅五升，私家收租，每畝多至一石，比官稅多二十倍。政府不敢得罪豪強，專力向課戶課口榨取財物，農民越

破產，止好備募營兵，受朝廷及藩鎮的苛派賦稅。

一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破授安西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逃往靈武，自立為皇帝，第五琦入蜀見李隆基說：「亂軍用兵，財賦最關緊急，財賦產在江淮，居統兵數千，請給臣一官，可使軍糧充足。」李隆基喜悅，封琦為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買糧，經長江漢水至汴州，入陝西澤潞，運至扶風助軍。江陵成轉運中樞，租賦堆積如山。朝廷終始聽安史，收復兩京，全賴江淮的財賦。當時掠奪江淮人民，不問是否欠租，止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圍絡搜括，或平分所有，或計取八九，號稱白著，無故取財物，猶俗言落空，稍有違抗，捕送牢獄受重刑。民間嗚呼著歌道：「聞止元（李亨年號）官吏剝髓，江淮之大多白著。」李純（憲宗）元和初年，玉地大半被藩鎮割據，朝廷每歲賦稅，全從浙江東西宣徽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徵取，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養兵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加一，大率二戶養一兵。至於水旱災荒，額外調發，不在數內。中唐時代，江淮人民所受痛苦可知。其他州縣受藩鎮剝削，痛苦又可知。

從李亨時起，國內戰爭連綿不絕，朝廷需要大量稅收作軍費，於是創行各種新稅法，同窮苦人民榨取。

權鹽法：唐有鹽池十八，鹽井六百餘口，沿海州郡多設鹽場，第五琦做鹽鐵使，始變鹽法，就山海井鹽置監院。舊鹽戶及製鹽游民稱爲亭戶，免除雜徭役，使專事產鹽，鹽禁私製私賣。前時鹽價每斗十錢，琦加價一百，每斗賣錢一百一十文。李德裕（代宗）用鹽是理財，專用權鹽法。起初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來增至六百餘萬緡。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成本比海鹽昂貴。鹽收亭戶所產鹽，轉賣給商人，任其自由販運，鹽各州縣賣鹽官。海鹽價廉，產量激增，遠過西北池鹽。李德裕年，朝廷收入不過四百萬緡，末年增至一千二百萬緡，鹽利佔半數以上。富貴人費鹽少，窮苦人費鹽多，鹽就是鹽稅的大部份，由貧民負擔。揚州是海鹽集中地，也是鹽鐵轉運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

成爲全國最富庶的都市。唐人稱揚一益(蜀)一。揚州產海鹽，富庶居第一位，蜀產井鹽，居第二。位。李适(德宗)時鹽價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蒙商操縱逐利，市價或增一倍，人民經常淡食，餓苦欲死。

兩稅法——李适採用楊炎議，改唐租調爲兩稅法。初唐賦斂，稱爲租庸調。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戶出調。天寶末年，戶籍法廢壞，戶口數目不實。李亨以來，內戰劇烈，橫征暴斂，急似星火，設稅收雜關，各隨款自立名目，凡數百種。舊稅不除，新稅又加，富戶丁多，爲官爲僭，得免課役，貧戶丁多，無法隱避。戶戶僭避，下戶勞疲，官吏乘機蠶食，盡置剝削，貧民亦勝窮困，止得棄家逃徙，得浮戶，土著百無四五。楊炎建議行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需上供及地方費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數及財產定等第高下，分兩次收稅，夏稅不得過五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不問主戶客戶，依現居地爲斷，不問中丁(十八歲以上)成丁(二十三歲以上)依貧富爲差，兩稅法雖不定，依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當年增爲十分取一)。租庸調及雜徭，悉數革除，止盡兩稅法。田畝稅依李適大歷十四年舉田數由納稅人民均攤，兩稅法規定收現錢，農民生產止有節度使任意折價，豪家大商乘機放債操縱，物賤錢貴，農民中窮，自李适到李純四十年間，稅額不變，人民實際負擔增加三倍。宋寶以來，自由兼并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調法不得不改爲兩稅制。

茶稅——唐高祖用產茶器，初見初唐飲茶風習，已經流傳。李亨時懷巡許遠守睢陽城，懷之，將土用茶紙燻皮充饑。李適末年淮西叛變使李希烈頗宜官俸光祿黃老二百斤。江淮人用茶，飲料，傳入中原，消費量因之增加。詩人陸羽嗜茶，創煎茶法，著「茶經」三篇，飲茶風氣更盛。李适貞元九年，行茶稅，按市價十分取一，歲得錢四十萬緡。

酒稅——酒稅從年餘時開始。李适加稅，酒稅引收稅一百五十錢，當時酒價每斗三百錢，稅額實爲百分之十。淄青等地稅酒不稅酒，此後酒稅收入益增。晚唐李昂(文宗)時每歲得錢一百五十六萬緡。

青苗錢——李德廣德二年，領行青苗錢，供百官俸料。有苗田每畝收稅十五文，又徵地頭錢每畝二十五文，永泰元年，百官請納還職分田充軍餉。大歷五年，廢地頭錢，改青苗錢每畝三十五文。百官職分用錢給擁兵的武將，另向人民榨取至少與職田同數量的錢作俸料，苗已生長，農民不得不納稅。

借富商錢——李适建中三年，每月軍費百餘萬緡，府庫不能供，下詔借富商錢，朝廷原議以爲天下財貨盡聚富商家中，凡資產超過一萬緡，可借其餘充軍用。借一二千家，可支數年的軍費。後來大索長安市中商賈所有貨物田宅奴婢，估價價值八十八萬貫。又搜括餽糧（典當），所有錢帛粟麥，都四分借一。封閉櫃（藏布帛）窖（藏粟麥），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罷市反抗。計共借得二百餘萬緡，遠不及預計可得五百萬貫那樣大，當然許多是隱蔽了。

開架稅除陌錢——李适借富商錢不能完全成功，改行兩種新稅。開架稅是每架兩架爲一間，上等屋每間稅錢二千文，中等稅一千，下等稅五百。吏執簿編算，入人家查驗房數，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密人錢五十緡。除陌錢是公私付款及賣買，每緡官扣取五十錢，用貨物相交換，折錢照扣。取陌錢一百，杖六十，罰二千文。賞告密人十緡。賞錢都由被告發人付給。

以上各種剝削的對象，主要當然是農民，止有借富商錢及開架除陌一稅，不利城市中富商大賈，因而激起罷市風潮。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部下五千人乘機在長安兵變，大呼道：你們不要恐慌，不吝你們商貨餽糧了，不稅你你開架除陌了。李适逃往奉天（陝西乾縣），朱泚被變兵市民擁護，據長安稱帝，貨幣——錢是統治階級剝削人民財物的重要工具。李隆基時，貴戚大商到江淮收買惡錢，良錢一換惡錢五，載入長安，照良錢同價行用。中小商及平民不勝困窮，宰相李林甫奏請禁止，貴戚大商不以為便，隆基聽從滿朝忠的話，允許惡錢照常流通。隆基設九十九鐘（三十鐘在絳州），每鐘鑄錢三千三百緡，僱工匠三十人，用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鉛錫混合物）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成本七百五十文。至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

李亨時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一錢當十個小錢用。琦又鑄重輪乾元錢，徑二寸二分，每緡重十二斤，一錢當五十個小錢用。錢價輕賤，物價飛騰，斗米貴至七千錢，貧民餓死滿路。京師豪強鑄化小錢及佛像，私鑄乾元錢，人民愈益窮困。李豫改令兩種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等價行用，豪強又毀錢改鑄器具，乾元錢從此廢止。

李純時因錢少，准許十緡以上交易，參用布帛。河東節度使王鐔利用拒馬河水力鑄錢，大省工費。李純命刺史李聽效王鐔法起五鑪，每鑪月出錢三十萬文。純又規定文武官僚並公主郡王縣主（三主都是皇室貴女）中使（宦官）下至士庶商旅（行商）寺（僧寺）觀（道觀）坊市（商家）私藏現錢，並不得過五千貫，餘錢勒令收買別種物品。當時京師市上存款，多是藩鎮將帥如王鐔、韓弘、李惟簡等人的錢財，每人所積至少在五十萬貫以上。其他富豪，依託左右軍（禁衛軍）官錢的名義，官更不敢追究。李純命令在武將豪商聯合勢力下，無形取消。

李純時始有飛錢，俗稱爲便換。商賈至京師，納錢請路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請使富家，自己輕裝到外路貿易，就官府合契索取錢。朝廷想收飛錢的利益，禁止進奏院等私相授受，令商人同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收匯兌費百錢，後又改爲照數付錢，不收匯費。商人始終不願與三司交易，錢貴帛賤如故。農民不得不用低價的帛，向商人換錢，繳納兩稅。

上述各種剝削方法，名義上還算是國家合法的正式收入，人民還可以勉強忍痛貢獻。可是按之實際，人民額外負擔，遠比這些正供繁重得多。統治階級每一份子，都有特權掠奪財物來滿足自己的貪慾，下面簡單地敘述些當時額外的剝削。

皇帝私蓄——李隆基用度奢侈，賞賜無度。王鉞進造額外錢百億萬，貯在內庫，號稱百寶大盈庫。李适時姚令言兵變，掠奪宮中瓊林大盈二庫，軍民運取金帛，通宵不能盡。後來李适回長安，更專力聚斂，獎勵藩鎮及州縣官用各種苛法剝削百姓。從節度使起，下至判官幕僚，大小官吏爭獻進奉。

錢，私留大部份，貢獻止十中一二，美其名曰月進日進，通稱爲進奉。李迚依進奉多少，賞賜官爵。迚又使宦官奉白璧，在市上賤賣，白取貨物不給本價，數百人，在東西兩市訛詐貨物，稱爲官市。李純時內外官吏爭獻進奉錢，有所謂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這種皇帝私人收入，存儲內庫，委宦官管理。李豫時大盈庫宦官三百餘人，想見積累的豐富。

功臣——天寶以來，內戰不絕，擁護朝廷的武將，都成爲功臣。其中聲名最好的郭子儀，月得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可計數，庫中珍寶山積，奴僕三千人，自黃峯嶺到河也關，中間百餘里，都是子儀家的田地。其他功臣，大致類似。

官吏——官吏經常一萬人左右。初唐一品官月俸不道三十緡，贍田祿米不過一千斛。中唐大官月俸至九千緡，州不分大小，刺史（州官）月俸一千緡。月俸以外，貪污尤甚，李豫沒收宰相元載家產，單是胡椒，多至八百石。李純沒收收堂後主嘗（小官）滑挾家產，值數千萬錢。官吏不分大小內外，無不受賜致富。

藩鎮——藩鎮割據土地，與朝廷對抗，自然財產富厚，其中魏稱恭順的節度使，一樣豪富可驚。涇原節度使馬璘家產不可計算，在京城造第宅，中堂建築費二十萬緡，其他旁屋工價相差無幾。天寶時，貴戚第宅，輒造奢麗，初唐功臣李朔家廟，止配作楊氏馬廐。安史亂後，大臣將帥，輒造第宅，比天寶更奢麗，當時稱爲木妖。李純時宣武軍（河南開封縣）節度使韓弘入朝，獻馬三千匹，絹五千匹，雜絹（帛）三萬匹，金銀器千件。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紵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宣武庫藏還存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宦官——宦官奉令出使外州縣，公然行文求賄賂，與徵取賦稅同算法。每出使必飽載回來。外官不厚贈宦官，反被疑爲不敬皇帝。

佛寺——李豫信佛，爲母吳太后造淨覺寺，窮壯麗，京師現有材料不够用，拆宮殿舊料充數。

費逾百萬。宮中經常養僧百餘人，遇有變亂，請僧諱仁王經，求佛力保佑。胡僧不空出入宮廷，弄權納賄，京城內外良田厚利，多被僧寺佔有。豫文下令人民不得侮辱僧尼，五臺山造金閣寺，全用鎔金的銅瓦，費錢萬萬，宰相王涯令五臺僧數十人，帶政府公文到四方求錢，從此佛教大盛，政刑更亂。李純迎佛骨至京師，留宮中三日，送各寺院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一國若狂。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純大怒，愈幾乎被殺。

胡客——李亨借回紇兵力，平安史叛變，收復兩京，對回紇人待遇特優。回紇留居京師者千人，其他胡商名雜居又千人，朝廷給與衣食財帛。他們貪權放縱，官吏不敢過問。胡客置產業，開墾宅，有利商業，多歸胡客經營。李適時久居長安的胡客，娶妻生子，買田宅，放高利貸，不願歸還本國的多至四千人，唐朝停發給養，每歲省錢五十萬緡。

武人——初唐行府兵制，武曌時，百姓怕當府兵，自壞手脚蔽體避兵役。李隆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偽造一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等功勞，得入朝做宰相。邊將効法牛仙客，蠲令戍卒繳出隨身財物，寄藏軍庫，白晝服非人的苦役，夜總入地牢，想法使戍卒病死，財物沒收入官。成卒得生還家鄉，十中不到二三。李隆基從宰相張說議，改府兵為彍騎，募貧民當兵。墮募人多，數甚流氓和破產農民，既無家室，又無宗族，嗜利忘身，不知自愛。藩鎮將帥擁兵稱難，懸重賞驅使首領戰鬥，朝廷依賴神策軍（禁衛兵）武力，兵卒多是市井富兒賄買軍籍，領受犒賞，本人仍在店舖做買賣。偶有事變，無一兵可用。邊兵也同樣腐敗，李純命天德軍接收受降城兵士和器械，照原額懸賞騎兵一千四百人，交割時止有五百人，器械止有弓二張。兵士被邊將役使，衣糧全被私吞。朝廷兵力，遠不及藩鎮強悍，掠奪民財，勒索犒賞，却與藩鎮兵並無高下。李湛（敬宗）時，進士劉蕡說：『首一戴武弁（軍帽），疾（操）以文吏如執轡，是（一）避軍門，視農夫如（一）謀不足以寡除殆，而許足以抑揚威福（任意攝威作福），勇不足以鎮懾社稷（政權），而暴足以侵軼（侵侮）里閭』

〔平民〕。〔將師兵士，互相利用，共伺害民，中唐已劇，晚唐甚甚。〕

在上述各式各樣的剝削下面，戶口大量耗損了。據舊史所記，李亨至德二年，有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口數失記）。肅元三年戶口總數，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應作二百七十四），內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內不課口一千四百六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德元三年，首尾僅五六年，戶口驟減十之七八，戰爭給與人民的災禍，嚴重如此。不課戶口竟佔極大多數，無限的賦稅雜役雜課，都由佔少數的課戶課口來負擔，更顯示了階級待遇的絕對不平等。

不課戶口的大量增加，迫使朝廷無法獲取充分財賦，供應費用。李適中元年改行兩稅，就是補救這個困難的新方法。當時有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稅錢一千八百九萬八千餘緡，錢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平均四戶養兵一人。

李純元和二年，有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江淮民戶佔一百四十四萬。朝廷費用全賴江淮，平均兩戶養一兵。

中唐初期（天寶）與末期（元和）比較戶口賦稅，略數如下：

天寶總戶數八九百萬，內課戶五百餘萬，元和江淮稅戶一百餘萬，比天寶僅得四分之一稍強。天寶稅庸調每年總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布一端長六丈）匹（總一匹長四丈）屯（絹綿）貫（錢一千）石（粟一斛），元和兩稅權酒鹽利茶利總計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天寶約得四分三稍弱。四分一約戶口負四分三的稅賦，元和時人民生活的慘苦可以想見。

李豫時獨孤及奏稱：「天寶以來，兵亂已十年，人民生產破敗，衣食空乏，擁兵將帥第宅連街，奴婢厭酒肉，貧人瘦餓服役，剝膚敲骨。官亂廢，將驕兵暴，綱紀毀壞，如沸粥亂麻，長安城中，白晝掠奪，人民含冤，無處申訴。」這是中唐內戰初期的情況。

李純時李吉甫奏稱：「天寶以來，國家養兵八十餘萬，其餘官吏商賈僧道不耕而食的佔人口十分之五六，掣制三個勞筋苦骨賦農民，供養七個待衣食的游手。」這是中唐長期內戰的結果。
中唐農民破產了，工商業尤其是商業却很大的發展着。

第五節 中唐的政治

中唐是許多矛盾暴發的時代。中央與地方間的內戰，華族與外族間的侵奪，官官與朝官間的排擠，朝官間的分黨互爭，唐朝在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矛盾中衰落了。

(一) 內戰

安祿山——李隆基天寶時代，政治腐朽，君臣歌舞昇平？以為中國無須有兵，禁止民間私藏兵器，子弟當武官，父兄認為可稱。宰相李林甫對隆基說，邊將最好用胡人，胡人地位卑賤，感激朝廷待遇優厚，定能出死力報恩。隆基喜悅，請道節度使多改用胡人。乾陽（節度使駐河北大興縣）、平盧（駐河北昌黎縣）、河東（駐山西太原縣）節度使安祿山（父胡人母突厥人）、河西（駐甘肅武威縣）、朔方（駐寧夏靈武縣）節度使安思順（胡人）、隴右（駐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哥舒翰（父突厥人母胡人），安西（駐新疆庫車縣）節度使高仙芝（高麗人），四人掌握北及西北邊兵四十二萬，安祿山一人獨得十八萬，兵力最強。

祿山見隆基淫昏，內地又不設武備，暗中佈置叛變。孔目官（總管諸事）穢訕，掌書記（管文書）高尙想做大官，悉心奉祿山籌劃，用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天寶十四年八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契丹、奚、室韋各部凡十五萬號二十萬蘇祿薩戍。祿山兵稍下，浙過州縣，望風瓦解。官吏多開門

迎降。十二月，祿山攻黎陽，郡守崔無詵率士卒守城，聞賊角聲，士卒自擊城下，綉綉如落葉。城陷。祿山進陷洛陽，降其大懼，令哥舒翰守潼關。常山（河北正定縣）太守顏杲卿，平原（山東德縣）太守顏真卿，新任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起兵攻河北。子儀部下大將李光弼（契丹人）僕固懷恩（鐵勒僕固部人）渾釋之（渾源酋長）等勇敢善戰，祿山聞河北有變，不敢急攻潼關。

次年（李亨至德元年）五月，哥舒翰大敗，潼關陷。隆基率楊貴妃姊妹楊國忠及皇子皇孫親近宦官宮女逃出長安，至馬嵬驛（陝西興平縣），隨從衛軍殺楊國忠，又逼隆基殺貴妃，擁隆基入蜀。太子李亨逃往靈武（朔方節度使駐在地），即皇帝位，號召軍民討叛。

安祿山入長安，大掠財物，屠殺民衆，各州郡人民起兵殺賊，援助唐兵，關中及黃河南北變成戰戰的地區。魯陽守南陽（河南南陽縣）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百文，張巡，許遠守睢陽（河南商邱縣）殺妾待食將士，戰爭中死傷慘重可見。至德二年，祿山被長子安慶緒殺死。天下兵馬元帥李愬（即李愬）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援兵共十五萬攻長安，大破慶緒軍。又進擊洛陽，慶緒逃河北鄴城。

史思明——安慶緒兵敗，祿山舊將史思明（突厥人）降唐，封范陽節度使。乾元元年，史思明據魏州（河北大名縣）反，與安慶緒遙爲聲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圍鄴（河南臨漳縣），城中一鼠值錢四千金，洩牆土中碎麥稈及馬糞餵馬。九節度不設統帥，上下解體，攻城不能克。史思明引大軍來援，唐兵大潰，逃歸洛陽。思明殺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李亨命李光弼代郭子儀爲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隊伍堅重，引兵退保河陽（河南孟縣）。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出屯白馬寺南，築月城（兩頭接河，形如半月）拒光弼，思明舉全力攻河陽。光弼率將死戰，大戰思明軍。光弼與思明相持久不決，李亨信觀軍容使宦官魚朝恩及蕃將僕固懷恩的讒言，促光弼攻洛陽，唐兵大敗。李亨恐疏，增兵守陝（河南陝縣）。史思明長子史朝義殺思明。

獲昭儀節度使。傳劉從諫劉稹。李澤（武宗）會昌四年，唐滅澤潞鎮。

以上諸鎮皆地廣大，兵馬強悍，對朝廷延阻怨叛，諸鎮間也離合不常，內部又自相殺奪，紛擾數十年，從沒有安靜的時候。李純時代，政治比較良好，利用江淮財賦，官督民辦，離間諸鎮，誘使互攻。平淮西後，賜小藩鎮，畏威歸順，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可是藩鎮的基礎，並不會拔除，李純死後，諸鎮節度使依然擁兵割據。

(二) 外患

初唐國內統一，對外侵略，疆域極廣。中唐國內分裂，外族乘機侵入，北西南三邊淪陷，朝廷無力恢復，甚至借外兵從事內戰，祈求勝利，在歷史上留著可恥的污點。唐初外族得娶唐公主，看作莫大榮寵，不惜傾財力充聘禮。中唐時，中國尚亂，希望邊境不生事，多嫁公主給外國，號稱和蕃公主。李純因嫁公主到回鶻，需費五百萬緡，遣使去誰建期。華夷勢力升降，即此可見一般。

回紇——回紇在唐初屢徵動部，嚙牙獅樂水上（圖拉河），開元天寶間，回紇漸盛，聯合十一部落，佔突厥故地，安祿山叛變，回紇懷仁可汗發精兵四千餘人入援。李亨與回紇約定克服京城，土地士民歸唐有，金帛婦女給回紇。破浴陽後，回紇入府庫收取金帛，大掠市井村坊，財物不可勝數。人與飲羅綿萬匹賂回紇，才停止搶掠。李亨嫁甥女寧國公主給回紇，親送到咸陽，公主辭別道，國家重，死而無恨。李亨流涕問長安。寶應元年，李亨請回紇助攻史朝議，洛陽犬遭殺掠。李豫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營寨）數十萬人寇，李豫驚慌，想棄長安逃走，顧郭子儀說服回紇，助唐擊破吐蕃軍。唐贈回紇帛十萬匹，並被虜去男女四千人。回紇人在長安驕橫殺人，官吏容忍不敢懲治。每歲驅鴛馬數萬匹賣給唐朝，一匹索價帛四十匹，死馬也得照價給帛。大曆三年，回紇摩尼僧（教主摩尼）波斯尼克巴逐那城人，紀元後第三世紀間創教，大致與火妖教類似。

王承宗，威令不振，費七百餘萬緡，無功回朝，李純反封他做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監軍使監調轉道將帥行動，戰時派宦官監陣，行軍進退，將帥不得自主。戰勝宦官先報捷邀功，戰敗借朝廷威權陳軍糧餉，軍事失敗和將帥叛變，很多由宦官釀成。李純起大軍九萬攻淮西，久不成功，宰相裴度請他去監陣，果然淮西很快就克服。翰林學士李絳對李純極言宦官驕橫，侵奪政事，驕毀忠良，李純不聽。監察御史元稹停止宦官河南尹房式職務，宦官怒，召稹還長安，至數水驛（在陝西華陰縣），驛官破壁門辱罵，用馬鞭擊稹傷面，李純治稹擅停房式職務罪，貶稹為江陵士曹（獄官），李絳復奏稹元稹無罪，白居易奏稱宦官陵辱朝士，不治宦官罪，反貶元稹，恐此後朝士不敢為朝廷出力。李純竟不聽。李純深信宦官是最可靠的家奴。元和十五年，李純被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死。隨宦官共立太子李愷（穆宗）做皇帝。晚唐宦官專擅軍政大權，從此開始。

朝官與朋黨——安史叛亂，引起長期的內戰，因此產生許多擁護皇室有功的大將。皇帝依靠他們，同時對他們的威名才敢又深恐可怕。滿朝文武官員，流品亂雜，分不出誰對皇室盡忠，總覺得都不可親信。這樣，宦官和姦詐佞人，成為最堪託付的忠臣了。李隆基用李林甫楊國忠，李豫用元載王縉，李适（用盧杞）張延賞，這都是中唐著名的姦相，外數戰禍，由這些人釀成。元載有故人從南方來，從載求官，載知道他不堪任事，給一封信，教他去河北見節度使。故人到幽州私拆信看，其中空無一物，止寫元載二字，故人大怒，不得已私詣幕僚探問。判官聽說有載信，大驚，立告節度使，遣將密探稍接信，厚待故人，留宴數日，臨行，贈絹一匹。元載的威權，就是朝廷的威權，止因朝廷親信奸人，濫行威權，終於喪失了威權。

李适死，子李誦嗣位。誦委任王伾王叔文，獨免民間各色負欠，正貢以外，罷免一切進奉錢。李誦時代所有害民政令，悉數廢除，大赦罪人，這網被李适廢斥的賢臣陸贄，鄭餘慶陽城，又用苑希朝韓泰統京西神策軍，廢中書宦官兵權，這些措施，在當時確是重要的政治革新。宦官和文武舊官僚之

全力反對王佑王叔文，說他們是朋黨。李誦在位半年，病重傳位給太子李純。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孫馮元振等傳位事，大得李純的寵信，韓愈王佑王叔文出身卑微，驟獲政權，也跟著宦官指斥叔文是朋黨。李純即位，貶王佑王叔文，賜叔文死。助叔文改革政治的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同日貶逐州司馬，號稱八司馬，朝官無人敢同情他們。雖然更無人敢替他們說公正話，從此政治上投下了朋黨

的阴影。
李純親信宦官，常使朝臣結成朋黨。關宰相道：聽說外間朋黨大盛。李純對：「從來人君最痛痛下有朋黨，小人說君子，往往離口朋黨，惑亂視聽。因為朋黨可惡，却無實在形跡可尋，容易使人受迷惑，以為真骨。」某夜李純又問宰相：「朝臣為什麼結朋黨？」賜對：「君子與君子，小人與小人志趣相同，勢必結合，君子結合，叫做同德，小人結合，叫做朋黨。外表相似，本質大異。希望聖主察臣下實際行為，務服其衷。」

李純時代所謂朋黨，就是宦官和朝臣的矛盾。八司馬事件，也是宦官奪官儉利一部份朝官儉利矛盾。中央與地方鬥爭，中央勝了，華族與外族鬥爭，華族勝了，新官儉與宦官儉鬥爭，宦官儉官儉勝利了，朝官與宦官鬥爭，宦官勝利了。中唐政治上最後階級者是宦官，因此造成晚唐的宦官

第六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自李愬（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至李愬（宣宗）天祐四年（九〇七）凡八十七年，在這一時期，宦官獨佔政權，朝廷分立朋黨，爭奪權位，藩鎮重新割據，朝廷力弱，不能像中唐渡頭大興正使，以治縣級對人民卸卸，有加無已，依附統治階級的工商業，繼續發展，農民普遍破產，不

交通與運輸工具 由於初唐對外侵略的成功，封建經濟的發展，國內外水陸交通很發達。對陸交通海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自廣州出口，與波斯（李治龍朔二年立卑路斯為波斯王）印度阿拉伯兩省羣島通航。廣州入口商貨，陸越越太嶺嶺，入江西，自贛江入長江至揚州，再由運河入汴（開封）入黃河入洛（洛陽）入渭（長安）。北道自明州（浙江鄞縣）出海為南路，自登州（山東蓬萊縣）出海為北路，南北二路與日本高麗新羅通航。陸路有五：（一）營州（河北昌黎縣）入安東道。（二）夏州（陝西橫山縣）通大洞雲中道。（三）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安西入西域道。（五）安南通天竺道。國內交通有四次幹路：（一）自長安鳳翔入城鄠（中唐以來改由郿縣經漢中入成部）。（二）自長安沿丹江漢水至江陵，南入長沙越廣西達安南。（三）自長安經洛陽至山東。（四）自長安經渭河沐太原出娘子關至范陽。或沿黃河東進轉北，沿現在的平漢鐵道范陽。杜佑「通典」說，東至汴宋，西至岐州。次路列店肆待客，酒肴動美，每店有驢出賃，稱為驢驢。南至荆襄，北至太原關范陽陝西至蜀州涼州，夾路都有店肆供商旅食宿。

對外貿易北方主要是對突厥回鶻吐蕃蕃國，用絲織品茶葉交換馬匹皮毛，南方對海外各國用銀錢交換番稻象牙珍玩等奢侈品。廣州為對外貿易第一港口，特設兩館司經理商務。國內主要城市是揚州。開元、洛陽、長安，其次富推江陵。朝官多在江陵置莊僑居，有佳戶三十萬。

劉晏領運支時，改民運漕米為官運，用船二千艘，每船受米千石。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僅需五十人。自揚州運米過河陰（河南榮澤縣）。揚州設棧造船塢，製造漕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海遊筆記」說，李忱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海風浪險惡，只有中國船能航行無阻。阿拉伯人來傳物，都要在其碼頭裝。中唐李德裕時造鐵艦，用人力踏兩輪，船像快馬。輪船被許限在軍事上應用，民間不得製造，所以沒有流行。

商業不 商業在唐朝。二有財。多產。據蘇頌所記備錄官本的利身。李淵李世民時代年息厚。

分之數丈八，李隆基開元初年百分之六，開元末年，百分之六十，李恆李暹時代，百分之四十。經濟極向上發展，利息率愈降愈低，這說明唐朝商業經濟是在逐漸發展中。不過官本止是借給官商，窮人受重利盤剝，並沒有得到利率降低的好處。黃巢退出長安，李暹（昭宗）修葺城隍廟，定州巨富俗號王酒胡，寓居長安，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李暹又重修安國寺，工畢，曉剝寺股，令大臣們扣新鐘，打一楮錢一千貫。王酒胡半醉進來，直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連鐘十重貫入寺。李暹借借富戶及胡商財產的半數，監餼轉運使高駢說，天下盜賊蜂起，都是爲了飢寒，止有富戶和胡商還擁護朝廷，不要再激怒他們。這就是富人沒有受警的原因。外國商人在中國經營商業，有胡商蕃夏波斯商等名目，其中波斯商最富，唐人俗語說不相稱爲鶻波斯，足見波斯商沒有窮的。吳安人饒某開一旅店，專招待波斯商，每日獲錢一緡。李亨時田神功大掠揚州，殺商胡數千人，搜索寶藏，城中地全被發掘。黃巢破鎮州，殺胡商十二萬至二十萬人。這雖是誇大的傳說，外商在中國的大數却約略可想。

工業——工業有紡織、瓷器、製鹽、坑冶、造紙、印刷、造船等。勤業主要是農村副業。初唐有租庸調法，農民繳納綿帛，稱爲戶調。中唐改行兩稅制，農民仍賴綿帛變錢繳稅。李恆時錢重物輕，農民負擔無形中增加三倍，朝廷允令兩稅直輸布帛。耕織是不可分的農民生產。貞觀十三年潞州（安澤縣）奏稱野蠶食樹葉成繭，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石。次年潞州收野蠶繭八千三百石。野蠶繭紡織，當從唐朝開始。晚唐定州富家（定州是唐朝紡織中心，有許多富家）何明選家有綾機五百張，似乎已有手工工織的萌芽。李昂時夏侯致清桂管布衫入朝，昂也效致清桂管布，滿朝官員都效，桂管布價驟貴，桂管布即木棉布，木棉紡織晚唐時開始發展起來。瓷器是豫章郡特產，開元時充貢品，瓷製飲茶器具，供皇室使用。李晔時鹽筴極賤，鹽池隱遶偷土與竇賊販私鹽都取處死刑。販私鹽人的醫

居。連坐治罪。亭戶私賣鹽二石處死刑。鹽業工人與統治階級鬥爭非常激烈，唐末起義領袖王仙芝、黃巢都是出身私鹽販。與鹽利同屬重要稅收的茶，唐朝還是草茶，沒有加工製造。張守珪（開元時人）的仙岩山茶園，採茶時僱工百餘人，這當然不是製茶工人。坑冶業李純時每歲採銀一萬二千兩，鑄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李悅時，每歲採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計三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坑冶業與貨幣流通額及佛教有密切關係，所以銀銅出產都增加一倍以上。煤在初唐，晉州（山西臨汾縣）一帶民間已用作燃料。李世民時雲陽縣（陝西涇陽縣）有石着火，方一丈，白雲如灰，夜間有光，草木投石上就焚焦，一年才停止。這是煤在地下燃燒，當時傳為怪異，可見煤還沒有普遍使用。江西、四川、皖南、浙東，都產紙造錢，宣州紙尤精美。印刷業晚唐時開始，白居易元稹詩刻板傳誦，流行甚廣。紇于泉作劉弘傳，雕印錢千本，寄給朝士。除了上述各種專門工業，各州郡還有數量頗大的手藝工匠。李昂大和三年（南詔破成都，掠出男女百工數萬人。自此南詔工巧，與蜀地相等。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派人去南詔索還所虜工匠，得放回四千餘人。

宗教——李灊會昌五年，毀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沒收良田數千（千字當陸錯字）萬頃，解放奴婢十五萬人。財貨田產並入官，取寺屋材料修葺公廨驛舍，銅像銅磬改鑄錢幣。奴婢佔僧尼半數以上，這是寺院特異的現象。江淮賦斂最重，寺院奴婢江淮人最多，漸然為避重稅求寺院庇蔭。李灊時徐泗觀察使王智興在泗州（安徽盱眙縣北，清初縣城陷入洪澤湖）置戒壇，廣度僧尼，智興家貧，因此累巨萬。有錢人買度牒作僧尼，極貧人投身作奴婢，供僧尼的剝削。李忱興復佛教，大修寺院，進士孫樵稱百姓男耕女織，不得溫飽，僧尼安居大屋，美衣精食，大抵十戶不能養一輪，請佛正修寺度僧，使百姓略得休息。李灊毀寺，李忱興復，止隔一年，僧尼依舊佔有田產奴婢，佛教以弊，大索（天主教中森斯脫思派，貞觀時波斯僧阿彌本傳）

中國，稱為景教）穆讓（貞觀初有穆讓河錄自波斯傳教入中國，當是景教的一派）祇（波斯拜火教）元魏時傳入中國）三教僧二千餘人也。被李淵勅令還俗。貞觀時，因教傳入中國，李淵獨不禁止，實有原因，惜舊史未曾記載。

戶口——晚唐前半期（李統以前）戰爭較少，戶口逐漸增殖。李恆時代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比李純時代驟增一百四十七萬戶。旬州（湖南衡陽縣）刺史呂溫奏稱：「本州舊額戶十萬八千四百七，內地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州後，查出隱蔽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以前靜級直與私自賦斂，不納賦稅。」旬州如此，他州可知。李淵奏稱：「渭南縣（陝西渭南縣）長源鄉舊額四百戶，今才百餘戶，閿鄉縣（河南閿鄉縣）舊三千戶，今才千戶。其他州縣大概相似。考查原因，完全由於逃戶殺籍攤給鄰居，重稅壓迫，不得不相率逃走。」李純連年用兵，官吏乘機作奸，所以隱戶逃戶數目極大。李恆時代逃隱戶一部份清查出來，三四年間，戶增加半數以上，並不足怪。李景時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李淵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李恆政治比較良好，戶數當在五百萬以上。李淵時內戰大起，直到唐亡，史不載戶數。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中原正有九十六萬戶，是見晚唐後期以及五代長期戰爭給予人民的災禍，何等慘酷。

中唐徇行各種賦稅，搜括民間財物，多數用作軍費。晚唐賦稅收入，多數供給統治階級奢侈浪費，浪費不會有止境，因之人民窮困也有有止境。最大浪費者當然是皇帝。

李恆奢侈李淵諸帝都是荒亂人，李羅者後更甚。禮安高昌公主面嫁李氏，賜錢五百萬緡。第李羅，門簾都裝飾珍寶，一坐榻白檀，一榻金銀，全用金銀製造，其他貴重物，不可計數。公主外出，起金銀紙錢，草家人等取紙次，滿車金銀，殉葬衣物每件一百二十斤，儀仗用錦繡珠玉製成，首屠那二十里，賜酒百斛，餅四十路，給拾稻火吃。羅思念公主不止，樂工李可及作數百年舞曲，舞女數百，款，樂內雜珍寶首飾，帛八百匹，襪履衣，舞罷，人跌玉兩地，李恆賞賜樂工伎兒，動輒百萬，麻藤袋

錫。宦官田令孜教僱凌收長安兩市商賈貨，輸入內庫，訴冤人付獄杖殺。

江淮嶺南是財賦出產地，官吏爭往求富。工部尙書鄭權家多妾婢，官俸不够用，賄宦官王守澄，奪嶺南節度使。名士薛保遜作文譏斥當時州縣官道，「我送客到瀟湘，在旅店休息，見幾猶似季儂人的東門，試問來歷，這些豪賈居然會說話，說是江淮嶺南的州縣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爲什麼受這些東西的鞭撻。」

在唐僖宗治喪纏綿酷削之下，人民生活陷入如下的慘境。

李儼時翰林學士盧攜奏稱去年關東旱災，自魏州（河南靈寶縣）東到海濱，麥才半收，秋稼毫無，多菜極少，貧家齋蓬子做麵，救魏葉做菜，老弱人連這些也得不到，往年遇災，還能逃入鄰境，在到處飢荒，只好困守等死。州縣官徵收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稱三司）督催急迫，動加鞭撻，人民拆屋斫樹，嫁妻賣子，僅够所出（催租吏卒）酒食費，舊欠依然不了。而且租稅以外，還有雜徭，朝廷如不設法，百姓實無生計。懇求暫時停徵，等到深春有野菜木芽，桑樹生苞，漸有食料，再徵租稅。盧攜這些哀求，朝廷終於入理會他。

李儼時楊行密圍攻廣陵城（揚州），居民爭出珠玉金帛食物，犀角帶一條，得米五升，餓被一袋，得糶五升。城中糧竭，米一斗值錢五十緡。草根樹皮都吃完，製黏土餅充飢。人民大半餓死。兵士屠犬豕屠羊法割資，殘骨鮮血滿路，楊行密破城後，城中遺民止數百家，瘦得不像人形。唐僖宗常庶的揚州，在戰亂中化爲荒城。

社會經濟遭受大破壞，唐不能不亡了。

第七節 晚唐的政治

中唐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朝廷與藩鎮對立，朝廷佔優勢，獲得暫時的勝利，晚唐政治中心問題變

朝廷政權分裂，皇帝廢立，權在宦官。朝官起初交結宦官，各結朋黨，互相排斥，繼而南北二司（宦官稱南司或南牙，宦官稱北司或北牙）仇怨極深，如水火不能相容。後來朝官交結藩鎮，與宦官鬥爭，藩鎮勢力強大，消滅宦官政權，唐朝也從此滅亡。

(一) 宦官

李道深總功臣，使宦官掌管神策軍，兵是市井無賴，將是宦官私屬，出戰不足，內爭有餘。宦官被為中央政權的保護人。李純末年，吐突承璀謀廢嫡（太子李恒）立庶（澄王李暉），別一派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李純承繼李暉，擁立李恒為帝。自此宦官成為中央政權的把持人。晚唐九帝，最後的皇帝朱全忠所立，其他八帝，全依宦官意志得位。宦官自稱定策（立某人為帝）國老（元老），皇帝算是門生（進士考試及格對考試官自稱門生）。李儼甚至稱田令孜為阿父。宦官政權覆滅，唐朝也就覆滅了。宦官擁立的八帝是：

李恒——王守澄擁立。

李湛——王守澄擁立。劉克明殺湛，謀立李悟，王守澄殺李悟劉克明。

李昂——王守澄擁立。李昂與朝官李訓鄭注密謀殺王守澄，又謀殺宦官，事敗，仇士良率兵大擊

朝官示威。這次變亂，後史稱為甘露之變。自此政權全歸北司，皇帝與宰相僅存空名號。李昂憂憤而死。

李漼——仇士良殺昂子成美，擁立李漼。

李忱——馬元贇等廢繼嗣子，擁立李忱。忱與宰相令狐綯密謀盡殺宦官，事泄，南北司怨仇更深。

李漼——李忱密託宦官王歸長立第三子李漼，別一派宦官王宗實殺王歸長，擁立李漼。

李儼——李漼病死，宦官殺漼子，擁立第五子李儼。儼年十二，專事遊戲，政事全委田令孜。

李暉——楊復恭擁立。暉與宰相胤胤謀殺宦官，胤交結強藩朱全忠。劉季述王仲先禁閉李暉，却不敢殺胤胤。胤收買神策軍將殺王仲先劉季述及其徒黨，韓全徽勸神策軍誅胤，逐胤胤。這李暉投奔別一強藩李茂貞。胤胤召朱全忠入援，擊敗李茂貞，韓全胤以下宦官七八百人悉數誅滅，在外監軍使及出使在路隨宦官，下詔隨地捕誅殺死。

李胤——滅宦官後二年，朱全忠殺李暉，立李胤。過了三年全忠殺李胤，唐亡。

(二)朋黨

李恒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藉口科舉不公，驅逐中書舍人李宗閔出朝。自此德裕中閔各立朋黨，互相傾軋，凡四十年。

元稹交結宦官魏弘簡求得相位。魏不久得罪宦官被逐。李逢吉交結王守澄得相位，出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李恒用牛僧孺為相，李德裕疑李逢吉引牛僧孺排斥自己，因此又有牛李的黨爭。

李昂時裴度薦李德裕為相。李宗閔交結宦官奪取相位，驅出德裕，引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相。二次竭力排斥德裕黨人，李昂疑忌朝士三分之一結成朋黨，又召李德裕入相，德裕同韓愈斥宗閔及其徒黨。王守澄繼韓愈，引用李宗閔，斥逐德裕。李昂長歎道，去河北賊（河北藩鎮）易，去朝廷朋黨難。李昂與李訓鄭注謀殺宦官，斥出李宗閔。李邕召李德裕為相。這次韓愈得官，多少依舊宦官的援引，雖然還不像李宗閔李逢吉那樣卑劣，但也未免可厭了。德裕在相位，很有功績，對敵黨却手腳難

多，用陰謀驅逐牛僧孺李宗閔等五個權相。

李忱斥逐李德裕，李裕黨白敏中叛賣德裕，獲得相位，盡逐德裕黨人，又引令狐綯為相，李德裕黨大敗。晚唐族犬鬥人李商隱起初依令狐楚得官，李德裕黨王茂元愛商隱文才，嫁女兒給他。牛黨大

怨，共排商隱，說他忘恩負義，茂元死，商隱依德裕黨鄭元，誣貶官死。商隱窮困，求見令狐綯，

也感够了。老僧往裴家，二子正在議事。老僧頭冒說道：「你們在家私定名單，及第的全是貴家子弟，沒有一個孤寒文士，你們與某某家族有怨，想法不讓及第，我都聽明白了。二子大驚，隱情被老僧聽去，急送金帛給老僧。老僧道：『我不要金帛，要我的同鄉翁彥樞及第。』二子允許列三等，老僧道：『非第八名不可。』二子不得已許列第八名。其餘仍照私議放榜。科舉不公如此，因之士人奔走營求，無所不爲。宇文弼有女年十四五，號稱國色，覽榜年過六十，有兒寶巨能助人登第，甥姪女給璫，果得及第。李忱時諫官劉某受賂十萬緡替人謀及第。皇甫鎮應試二十三次，馮藻應試三十次，終不成功。盧延讓應試三十五次，最後做些怪僻詩如『餓貓隨鼠穴，噉犬舐魚筋』、『栗黍燒甍破，貓鼠觸鼎翻』得達官賞識才及第。延實道，我一生請謁公卿，不料得貓兒狗子的力量。這是何等怨憤的話。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最後出奇計，作婢僕詩五十首，如『不論秋菊與春花（婢女名）』，個個能嚼空吐燕，無事莫教頻（常）入庫，一見閑物要些些』，大受貴家婢僕怒罵，昌符却得成名及第。貧寒文人不得仕進，多投奔藩鎮作謀士。朱全忠謀士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敬全忠屠殺朝官三十餘人（多是科舉出身），投屍黃河，說：『這些人平常自稱清流，該投入黃河，使成濁流。』農民起義首領黃巢，也是屢試不第的進士，後來改作私鹽販，起兵後最恨官吏（多科舉出身），擒獲殺絕不赦。

(五) 藩鎮

李純削平藩鎮，純死後一年，李恒長慶元年，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等又叛變割據。主要原因之一是朝廷認天下已經太平，令各軍裁減兵額。這種招募來的職業兵，多是流氓及破產農民，無家可歸，相率逃聚山澤做盜賊。朱克融、王廷湊起事，聚集散兵，強悍敢戰。朝廷發兵十五萬人進攻，財竭力窮，毫無成就，不得已承認叛將的割據權，新的河北三鎮成立。

魏博鎮——史憲誠（奚人）逼殺節度使田布，復據魏博。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羅弘信相繼殺

奪，唐末爲朱全忠所滅。

鎮冀鎮——王廷湊（同紀人）殺節度使田弘正（歸唐後鎮此），復據鎮冀。唐亡後爲李存勗所滅，
 龍龍鎮——朱克融復據龍龍。李穀義、楊志誠、張仲武、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同紀人）、
 李全忠、劉仁恭、劉守光相等繼殺奪，唐亡後爲李存勗所滅。

鳳翔鎮——李儼授李茂貞鳳翔隨右節度使。茂貞侵奪鄰鎮，有地二十州，李暉時，崔胤借朱全忠
 兵殺宦官，韓全勳、陳季博、李勣、李全忠率大軍圍鳳翔城（陝西鳳翔縣），攻城人罵守城人是劫天子賊，守
 城人罵攻城人是奪天子賊。當時大雪，城中糧盡，人民凍餓，嚼屍滿路，人倒地還有呼吸，已被人拖
 去剮割。市上賣人肉每斤一百文，狗肉五百文。李暉出糞得衣及小皇子衣服充費用，買得豬肉狗肉佐
 餐。諸王每天餓死數人，皇子皇女一天吃粥，一天吃湯餅，後來連這些也沒有了。茂貞無法，只得送
 李暉到朱全忠軍營。茂貞敗後，土地割小，五代時投降李存勗。

夏鎮——李儼授拓跋思恭（黨項羌人）夏（陝西橫山縣）、綏（陝西綏德縣）節度使，賜姓李。
 傳至北宋時元昊建立西夏國，爲北宋西方勁敵。

以上諸鎮，或唐末滅亡，或據地自保，不參加五代時混戰。參加混戰的新藩鎮，都自立帝王名號
 ，用獨立國形式，猛烈戰爭。按性質說，五代十國止是唐朝藩鎮進一步發展。

宣武——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據汴州（河南開封縣），篡唐，建立後梁朝。

河東——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據太原。子李存勗滅梁，建立後唐朝。

淮南——合肥人楊行密，先爲盜，後當兵升隊長，據廬州（安徽合肥縣），攻取揚（江蘇江都縣）
 、宣（安徽宣城縣）、潤（江蘇丹徒縣）、滁（安徽滁縣）、和（安徽和县）等州，霸有淮以南江
 以東州縣。唐授行密淮南節度使。

四川——舞陽（河南舞陽縣）人王建，少年時無賴，屠牛偷鹽販私鹽爲業，鄉人稱爲賊王八。後

當兵升味將。從李儼入蜀，遂西川節度使韋昭度。又攻破成郡，殺陳敬瑄田令孜。唐授遷西川節度使。

廣州——上蔡（河南上蔡縣）人劉隱，祖父是商賈，父做廣州軍官。唐授隱廣州節度使。

湖南——鄖陵（河南鄖陵縣）人馬殷初為孫儒偏將，據湖南，唐授殷武安軍節度使。

吳越——鹽安（浙江臨安縣）人錢鏐，販私鹽為業。起鄉兵擊黃巢有功，據有兩浙地，唐授鏐

海鎮東兩軍節度使。

福建——固始（河南固始縣）人王審知，世為農，與兄王潮從壽州（安徽壽縣）人王緒率眾流入

福建，潮殺緒。潮死，唐授審知武威軍節度使。

南平——硤石（河南陝縣）人高季興，初為開封富人李讓家奴，後事朱全忠。唐末，佔有江陵，

梁初，授季興荆南節度使。

李隆基用審將，因此中唐藩鎮多屬異族人。唐末藩鎮與農民起義同時發生，藩鎮出身多屬流氓無

賴，其中販私鹽人佔二人。中唐以來，鹽禁極嚴，販私鹽人在反抗高壓中，養成強悍的性格，唐以後

人民起義軍往往有販私鹽人參加。

中央政權因分裂而衰弱，財賦出產地區江淮蜀又被割據，這是晚唐與中唐不同處，中唐還能維持

政權，晚唐必然滅亡，原因就在這裏。

第八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李渾時諫官薛平奏稱：「兵興（李渾攻滅澤潞鎮，李忱與黨項兩變戰爭）以來，賦歛無度，所有
竇盜，半是逃戶。」這就是說，人民受殘酷剝削，到逃無可逃的時候，不得不到處聚眾反抗了。較
大規模的起義，是在朝廷統治力薄弱的浙東開始。

李福成通元年，浙東起義軍首領裘甫攻陷象山（浙江象山縣）、明州（浙江鄞縣）城門緊閉。裘甫有衆一百人，進攻剡縣（浙江嵊縣），唐軍大敗。甫破剡縣，募壯士得數千人，浙東騷動，當時浙東文武官吏，貪污腐敗，兵不滿三百，器械朽鈍，每戰必逃，貧民羣盜，四面蜂起，南粟粥大到三萬，分三十二隊，大聚資糧，募工匠製武器，威震中原。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朝廷起用龍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式對李福說，如果帶兵太少，不能破賊，遷延歲月，江淮羣盜，紛紛起事，國家用度，全靠江淮，江淮一失，國用拮据，危險不可言。李福害怕，發使武（陳許等州）韓成（滑州等州）淮南三路大軍，命王式帶去。裘甫分兵攻掠衢（浙江衢縣）、婺（浙江金華縣）、明台（浙江臨海縣）、上虞（浙江上虞縣）、餘姚（浙江餘姚縣）等州縣。王式督謀遠在裘甫上，招募充配江淮的回鹘吐蕃當騎兵，令各縣開倉賑濟貧民，不置烽火，使懦弱人當斥墾兵。式屢敗裘甫，集全軍圍剡縣，甫守剡，三日中凡八十三戰，城中婦女編成女軍，上城用石塊擊唐軍，勇猛不畏死傷。甫起初聽進士王格等謀，不用部將劉隆（晉旺）取越州（浙江紹興縣）進攻浙西，渡江攻揚州的計劃。這時侯甫軍窮困，劉隆殺王格等，怒罵道，害我軍的都是這些綠蠹（王格等進士數人，都著綠衣）。

裘甫敗死，起義軍被王式消滅。式部將閻武道，我等生長軍中，沒有見過這效用兵的神妙，請問大軍初到浙東，糧食缺乏，爲什麼急令散放倉米，賑濟貧民。式說：這是很明白的道理。賊聚穀號召飢民，我散倉米，賊衆自然減少。而且各縣沒有守兵，賊來城破，積穀反被利用。請將又問爲什麼不置烽火。式說：烽火是個救兵的。我們全軍出戰，城中並無援兵，居民望見烽火，驚慌潰亂，反而壞事。又問爲什麼罷弱人當斥墾。式說：勇悍兵不自量力，遇敵便鬥，鬥死，賊來就不能預防了。王式確是破壞農民起義的能手。

唐朝雖然戰勝裘甫，並不能阻止人民起義的動輿，在統治力較強地區，起義也逐漸發展起來。咸通四年，徐州民衆攻破州城，殺官吏。朝廷怕徐人強悍作亂，徵募軍士三千人赴邳州（廣西）。

寧縣)防南蠻,分八百人戍桂州(廣西桂林縣)。起初約定三年一代,過了六年,咸通九年,還不讓歸還鄉里。成桂軍士怨怒,將校許借趙可立等原是徐州招安的大盜,率眾叛變,推程料判官(軍需員)龐勛作首領,自勛北歸。叛兵攻臨宿(安徽宿縣)、濠(安徽鳳陽縣)、泗(安徽盱眙縣北)、和(安徽和縣)、濠(安徽濠縣)等州。唐起大軍並令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吐谷渾、韃靼、契苾等酋長各率眾攻勛。朱邪赤心率沙陀騎兵三千充前鋒,立功最多,賜姓名為李國昌。

這次大戰爭,開始止是兵變,後來加入農民起義的成份,因此發展極快,幾個月功夫,成為強大的力量。龐勛圍徐州,人民助助攻城,推草車塞城門,放火焚燒,城陷。龐勛和部將,日夜盼望朝賜封給他們節度使等官號,對民衆搶掠迫脅,沒有愛護的意思。他們雖然指唐兵是國賊,自己的軍紀却並不比國賊好些。朝廷利用這個弱點,特令諸軍破賊,俘獲農民一概釋放。自此唐兵進攻,勳眾先自潰散。勳勢窮蹙,將將張玄稔叛降唐軍,協力擊勳。咸通十年,勳死。

咸通八年,懷州(河南沁陽縣)農民告天旱或災,開史劉仁軌出示禁止告災。農民怨,聚眾逐仁軌。仁軌逃匿,民入宿舍,沒收仁軌財產。

咸通十年,陝州(河南陝縣)農民告旱災,觀察使崔瑒指鹿為馬道:「機上有葉,那裏會旱。」鬥杖農民。農民怨逐崔瑒。遷徙民家,口揭求飲,民取尿給他飲。

咸通十二年,光州(河南潢川縣)民逐刺史李翥,翥逃走。諫官楊汝突稱:「刺皮無道,百姓受冤,理該申訴朝廷,依法置罰,那得緊聚擾逐長官,犯上作亂,罪不可赦,積愆未來。」依據議

一後廢論上,許多人民被屠殺。
李儼乾符元年,商州(陝西商縣)刺死王福奇征暴賊,民家斃木棍殿樞,又假殺官吏二人。朝拜

捕民李叔沈等三十餘人斬首。
以上各個起義,規模大小不同,起義地點却逐漸擴大到歷長安不遠的陝州商州,想說明唐朝統治

力量愈益衰弱，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乾符二年，冤句（山東菏泽縣）人王仙芝尙君長尙議等衆起義，攻陷濮州（山東濮縣）曹州（山東曹縣）鄆州（山東東平縣）衆至數萬。同縣人黃巢，與仙芝都是販私鹽爲業。巢家富，性豪俠，喜救濟貧民，善擊劍騎射，頗通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衆衆數千人響應仙芝。仙芝巢合兵攻琅州縣，橫行山東，檄告天下，指斥官吏貪婪，賦歛苛重，刑罰不公，切中朝政的弊病。貧民爭先歸附，數月間，巢得衆數萬。王仙芝黃巢起義，准南忠武（陳許等州）、宣武（宋毫穎等州）、義成（衛滑等州）、天平（鄆曹濮等州）五節度轄地人民紛紛響應，大部千餘人，小部數百人。李儼調發大軍進攻，命平盧節度使來威爲招討章賊使。

三年，王仙芝攻陷申光盧壽舒通等州，又攻蘄州（湖北蘄春縣）仙芝受朝廷招撫，入蘄州，城受官賊。黃巢大怒，罵道：我們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天你做官擔任，出賣我們。歐仙芝傷面。士兵譟譟不止，仙芝畏衆怒，止得不受朝命，大掠蘄州。黃巢與王仙芝分兵，率衆自去。

四年，王仙芝又受朝廷招撫，遣尙君長等往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駱中被衆執劫去斬首。五年，招討使會元裕大破仙芝軍，殺五萬餘人，仙芝死。部將王重隱率餘衆投洪州（江西南昌縣），轉攻湖南，別將曹歸雄攻宣潤，轉入兩浙。

王仙芝起兵，凡攻破曹濮汝鄆復申光盧壽舒鄂安隨荆等十餘州。投降兩次，終於被殺。

黃巢軍自蘄州北上。仙芝死，尙議率仙芝餘衆歸巢。衆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朝廷發大軍守洛陽，兵力頗厚。巢引兵渡江攻陪陵（江西贛縣）、吉（江西吉安縣）、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等州，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餘里（自浙江衢縣到福建建甌縣）入福建，破福州。六年，轉入廣東。巢想得廣州整理軍隊，請唐官崔璆李迢代求廣州節度使官號。朝議廣州是通商大都市，必不可許。巢大怒，當天攻破廣州城。

黃巢軍在嶺南，遭疫死亡極衆。定計北還，自桂州沿湘江歷衡（湖南衡陽縣）永（湖南零陵縣）到潭州（湖南長沙縣）。尙議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唐守將劉漢宏大掠江陵，士民逃竄山谷，糧耗盡，漢宏率衆北歸，寇掠宋窰等州，黃巢進攻襄陽大敗，與尙議收兵渡江東走，攻鄂州（湖北武昌縣），轉攻饒信池（安徽貴池縣）、宣（安徽宣城縣）、歙（安徽歙縣）、杭（浙江杭縣）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李儼廣明元年，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至泗州，大破唐守軍，渡淮陷申州，攻穎宋壽甯等州，轉入汝州境。朝廷大懼。唐汝州守將齊克讓奏稱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檄告諸軍道：「你們各守本壘，勿犯我兵鋒，我要入東都（洛陽），轉往西京，替百姓伐罪魁，不干你們的事。」朝廷得信，君臣商議對策，相視涕泣，束手無計。黃巢衆號六十萬，破洛陽，唐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降，巢入城，唐民，市井安堵如無事。

李儼命大將張承範選神策軍弩手二千八百人守潼關，神策軍士都是長安富家子弟，賄宦官買得軍籍，領厚餉，依勢訛詐財帛，聽說要出師，父子聚哭，出錢僱僮仆小販病坊乞丐代行。潼關外旁有谷可通行人，平時徵稅官禁人出入，稱爲禁谷。黃巢軍到關下，唐軍以爲谷早經官禁，賊不能從禁谷來，無須設防。巢將尙議林言率前鋒由禁谷入關，夾擊潼關，唐軍大潰。統治階級到臨死的時候，還自信平時壓迫人民的法律命令依舊神聖有效，還證明頑固的頭腦，必然自歸於滅亡。

唐潰兵入京城，宦官田令孜挾李儼逃往四川。潰兵及市民竊取府庫中金帛。唐大將張直方率文武百官到灊橋迎黃巢，人民夾路聚觀，尙議宣告民衆道，黃王起兵，本爲百姓，不像李家不愛你們，你們儘管放心安居。巢軍士見路旁窮人，爭投財物贈送。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殺唐宗室及大官，三品以上官停職，四品以下官仍守舊位。李儼中和元年，有人在尙書省門上寫嘲笑詩，尙議怒，殺城中能做詩人三千餘人，罰職字人充錢役。唐僖唐弘夫程宗楚王處存夜夜入京城，一部份市民歡呼出迎，或拾磚

瓦礫異軍，或拾箭供唐軍，唐軍大掠金帛妓妾，巢軍露宿溝澗上，引兵還襄，大戰長安中，弘夫素鸞死。唐軍負贖物重不能走，十死八九。王處存收餘衆逃出，黃巢怒市民助唐，縱兵屠殺，稱爲洗城。三品以上官、讀書識字人、長安市民自然成了黃巢的敵人。唐勤王兵四面來會，巢勢漸衰弱。巢大將朱溫降唐，段同華節度使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唐又召沙陀李克用（李國昌子）入援，克用將胡兵四萬渡河擊巢。中和三年，克用大破巢軍，請軍繼進，巢力戰不勝，率衆由藍田逃入商山。唐兵搆城，燒殺掠奪，長安居民及房屋，所存無幾。巢軍沿路遺棄輜重珍寶，唐軍爭拾，不念追逐。巢出商山入河南境，攻破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大敗請降。巢率兵攻陳州，刺史趙舉堅守不下，巢縱兵攻掠洛許汝唐鄧孟鄆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四年，唐大將周宏、時溥、朱全忠屢敗不能支，共遣使向李克用求救，克用將兵五萬自河東來援。朱全忠退守大梁，尙讓進逼，全忠向克用告急，克用追巢至中牟，大敗巢軍，殺萬餘人，巢軍潰。尙讓投降時溥，別將葛從周等降朱全忠。巢率餘衆千人逃兗州。克用追至冤句，糧盡時汴求糧。朱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灌克用大醉，發兵襲擊克用，克用死戰，跳南門四城。克用回許州。請周宏助糧，豈拒不給，克用率兵歸河東。

時溥尙讓等追黃巢至泰山狼虎谷，巢宿燈對外甥林言說：「我本想討滅管國奸臣，革新朝政，現在無路可走了，你割我頭去求功吧。」林言不敢，巢自殺。言割巢頭並殺取巢兄弟妻子頭出山往殺時溥，路遇唐軍，并斬林言頭獻給時溥。

黃巢起義凡十年敗死。他從山東到河南，轉入安徽，又轉湖北，從湖北回到山東。從山東到河南，從河南到江西，轉浙東入福建，從福建到廣東，轉廣西湖南湖北，又轉江西安徽浙江，轉江蘇入安徽，轉入河南，克洛陽，攻破潼關，據有長安。又從長安入河南回到山東。這樣偉大的行軍，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他經過的地區，農民紛紛響應，成立許多較小規模的起義軍，使唐朝官吏，顧此失彼，手足無措。與行軍不齊，還在統治階級的歷史家，也不能否認這個事實。黃巢就是廣大農民，反抗統

清者，他雖然想討個奸臣，革新政治。但在封建社會裏，還沒有先進的工人階級領導他們，農民起義絕對不會獲得真正的出路。農民起義的領袖們，不是出賣農民，自己變成大地主，取得皇位就是被鎮壓，主勢力擊敗，犧牲無數生命。

黃巢失敗了，統治三百年的唐朝，却被他摧毀。

四川是全國第二富庶地區。李儼初年，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想出二種治盜新法。他出庫錢一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內有鹽市藥市七賢市三市），錢旁揭示道：「捕得一盜，賞錢五百緡，盜自相捕，受賞同平人」。果然有人捕盜來見安潛，被捕者不服道，他和我做盜十七年，我有罪，他也不能免。安潛道，你為什麼不先捕他來。立賞捕盜人錢，殺盜一家人。因此擊盜猜疑，不敢立足，散逃境外，安潛燬蜀兵伍弱，募河南壯士雜蜀兵訓練，得數千人，號黃頭軍。又教蜀兵用弩，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崔安潛的統治力量加強了，同時也就造成大亂的根源。

田令孜畏懼起義軍，早想逃入四川，使陳敬瑄（令孜第三兄）代崔安潛做西川節度使。黃巢入潼關，李儼田令孜奔蜀。令孜重賞從視隨軍，蜀軍每人止給錢三緡。黃頭軍將郭琪請求土客軍待遇平等，令孜怒，取毒酒飲郭琪斃死。琪率黃頭軍攻令孜。焚掠街市，郭琪兵敗逃走。田令孜疑忌蜀人，壓迫更甚。陳敬瑄多遣密探巡行各縣鎮，稱為尋尋人。尋尋人到處尋事，蜀人怕他們象虎狼。某次有兩個尋尋人路過資陽鎮，鎮將謝弘謨邀謂相見，二人不理，弘謨自疑有罪，連夜逃避。第二天，二人去，捕盜使楊遷誘弘謨出而，捕送節度府，說弘謨為盜被擒。敬瑄不問實情，杖弘謨背背二十，釘西城上十四天，煎油澆身（用麻油擊破瘡皮，備極慘酷，蜀人怨憤。又有邛州小吏阡能，因公事錯誤，避罪逃亡，楊遷誘能出首。能聞弘謨冤死，大罵楊遷，眾眾詞訟，一兩月間，有眾萬人，橫行邛雅二州。蜀人羅渾華、句州僧、羅夫子、韓求先後各聚眾數千人響應阡能。陳敬瑄遣將楊行遷等往軍大敗。行遷恐無功獲罪，釋擄農民及老弱婦女送節度府，每日數百人。敬瑄不問，悉數斬首示衆，觀衆問及刑人

何事得罪，同慶答道：我們正在耕田紡織，官兵忽來捕捉，我們不知犯了什麼罪。楊行遷出兵一年以上，起義軍聲勢愈盛。陳敬瑄改任高仁厚為指揮使，代楊行遷。仁厚揚言止殺，既能維護軍餉，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其餘都是老百姓，趕快投降，決不殺一人。起義軍被誘，叛賣，阿能等五人。仁厚出軍凡六日，就壓平了起義。

昭旣能同時的與一起義軍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缺江路（四川湖北交界處），陳敬瑄遣莊夢蝶舉擊，江淮貢賦被阻，百官不得俸給。敬瑄令仁厚往攻，仁厚又用誘降計，殺秀昇行從。

全國農民起義被鎮壓了，替齊是軍閥大混戰，朝唐也就轉到五代十國的新時代。

簡短的結論

唐是漢以後一個偉大的朝代。它在全盛時期，開拓疆域，東北滅高麗，北逾大漠，西鄰波斯，南有安南。朝貢國範圍更廣，商業上文化上與唐發生關係。

唐對異族人不甚忌憚，遷居內地的人數很多，軍事上許多將帥是異族人，胡商也得自由往來。

因疆域擴大，國內外貿易很發達。唐朝航海技術進步，船舶特別巨大，掌握東西海上交通的樞紐。工商業尤其是商業，三百年中一直向上發展。新工業製瓷印刷都已開始，茶葉成爲重要商品。

中唐土地自由兼併制，代替了初唐的均田制，因之租庸調必須改爲兩稅制。又因商業發展，鹽茶酒稅在兩稅外佔重要地位。

佛教在唐朝發展到最高點，道教也有相當地位，很多皇帝是吃道士長生藥死的。回教景教歐羅巴尼教穆薩教都先後傳入中國。

初唐末年改府兵制爲募兵制，當兵成爲流氓破產農民的出路，統治階級利用他們做爭奪地盤。

迫民衆的工具，於是農民起義被鎮壓，唐朝政權便瓦解，繼而陷五代十國的軍閥大混戰。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互爭的繼續狀態。

五代十國的成立，證明江淮地區，尤其是長江珠江流域，經濟發展成若干個獨立單位，每個單位有適當的人力財力供軍閥們利用，因而造成許多小獨立國對峙的形勢。

唐宋士民避難南奔，關中人多往四川，淮南人多往江南。南方戰禍比較輕微，可能繼續吸引北方流民的遷入。南方軍閥除錢鏐用鄉兵，其餘所部將士，幾乎全是中原人，他們在割據地掌握政權，可能吸引大量宗族、鄉鄰，前去投靠。南方人口增加，生產力自然跟着上升。

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稅收的重要來源。五代時南方小國，大抵佔有產鹽地區。柴榮奪南唐江北諸州，剡江為界，南唐主李景昺失去鹽場，遣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請求賜給壽陵（江蘇泰縣）鹽田。柴榮不肯，止許每歲支撥軍用食鹽三十萬斛。李景昺此募集士卒，維持殘局。足見鹽是構成每個經濟單位的主要條件。

鹽是南方特產，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五代時鹽產區最多，所以也能成立一個小國。楚國王馬

版令民大食深著，賣給北客，每年收稅甚巨。殷又在開封、襄（湖北襄陽縣）、唐（河南唐河縣）、鄂（湖北鍾祥縣）、復（湖北沔陽縣）等州設邸（棧行）賣茶，獲利十倍。

一 南平國不產鹽茶，它止靠南北交通中樞的江陵，勉強立國。它不僅對中原皇帝進貢稱臣，不敢失禮，爲了鹽的供給（唐每歲給鹽一萬三千石，册指定秦州運鹽給南平），就對南渡國蜀等小國皇帝，也不惜屈身稱臣，爲了商業上不受禁阻。它沒有特產，在諸國中最低弱小。

南方農村副業的新織業，一般是絹綾縐布，與中原略同。有些落後地區，如楚國用茶交換中原的絹帛，貿易上處在不利地位；後來令農民繳納絹帛代稅賦，紡織業很快發展起來。唐時兩廣福建種種物產，楚王馬希範秋冬二季用木棉布作地衣，想見湖南也種棉當紡織原料。北方紡織用絲麻，南方絲麻以外，有木棉，這是一種新富源。

一 南方沿海國家，依舊進行國際貿易，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蕃商往來不絕。薰油（煤油）的輸入（占城國出產），成爲水戰及攻城利器。

南方諸小國的經濟基礎，大體是這樣。

中原地區的統治者，他們的殘虐政治，對經濟起着怎樣的破壞作用呢？

（一）生產力的摧殘

軍士黥面制度——人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五代統治者對人的殘害，比前代更進一步。朱全忠（梁太祖）強迫農民當兵，面上雕刻文字，記明軍號，軍士逃歸鄉里，定遭擒殺，唯一生路，是裝爲山谷爲盜。劉仁恭（盧龍節度使）調發境內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當兵，平民面上刻定爲都（軍）三字，文士腕或臂上刻一心軍主四字，共得二十萬人。朱全忠以樣，直到宋朝，軍士黥面成爲定制，農民一入軍籍，永遠不能回復生產。前代兵士還可潰逃歸鄉，從事舊業，五代以後，軍士不當兵就當

盜，成爲一個破壞社會的特殊階層。

刑罰——五代君主，全是野蠻武夫，殺人看作娛樂，民命輕似草芥，各朝法律，即使略有出入，殘暴大體類似。李嗣源（唐明宗）被稱爲五代最仁慈的皇帝，其次他聽巡檢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練習戰鬥，他立刻命令石敬瑭去辦理。敬瑭把二人殺了。第二天樞密使安重誨奏稱二人是小兒，戰鬥是遊戲。石敬瑭（晉高祖）被稱爲五代最兇惡的皇帝。他制定法律，凡強盜捉獲，不計贖物多少，一錢以上，一概處死。盜所居本家及四鄰同罪一概誅滅。男女不論強姦和姦，一概處死。官吏愈能殺人，得賞愈厚。鄆州捕賊使者張令彘殺盡平陰縣（山東平陰縣）十七村居民。衛州刺史葉仁魯率兵捕盜，恰巧上來個村民竄盜入山中，仁魯後至，強指村民是盜，全數斬斷脚筋，陳列山麓示衆。宛轉呼號，數日才死。中書侍郎蘇逢吉奉敕奉命清理獄囚，逢吉入獄不問輕重曲直，一起殺死，號稱淨獄。都指揮使史宏肇專喜殺戮，罪無大小，一概處死。當時太白星白晝出現，人民仰觀，安肇派兵捕捉，悉數腰斬。又作斷舌、決口、斷（晉）筋、斬斷（筋）、挫脛等刑，天天殺人，備極慘毒。凡是犯人到官，獄吏諱判，宏肇不問輕重，僅伸三指示吏，即時腰斬。以上止是舉些例證，說明五代人民特別是農民大量在枉死。

(二) 人工的天災

李暉乾寧三年，朱全忠決滑州黃河隄，分爲二河，東注賈濮鄆等州，散漫千餘里，阻李克用兵東進。自此黃河下游水災特重。照朱熹通鑑綱目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佔九次，照舊五次史五行志殘缺不全的記載，李存勗（唐莊宗）同光二年，河水泛溢，流入鄆州界。三年，河隄崩決，壞民田。隄隄河決，填版倉。李嗣源長興二年，四月，鄆州奏稱河水溢岸，闕三十里東流。十一月鄆州又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石敬瑭天福四年，博平（山東博平縣）黃河決口。六年，河決滑州，滑州城

鄆州大澗澤湖。兖州奏河水東流，闊七十里。石重貴開運元年，黃河泛溢，鄆州原武聚澤縣界河決。郭順（周太祖）廣順二年，諸州奏稱河渠到處泛溢。此外洛河漢水決口及平地水漲數尺等記載，也數見不鮮。這當然由於連年戰爭，水利不修。人工造成耕地面積縮小，農作產量減少，人民流離失所，山東富庶地區，變為貧瘠的災害。

(三) 租稅的苛暴

唐末朱全忠據宣武鎮，租賦比開元較輕，因此人民略得安生。兵力也就強大，戰爭多獲勝利。做皇帝以後，禁止額外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派。朱全忠成就帝業，朱友貞（梁末帝）與李存勗連年苦戰，良民還不到流亡地步，原因就在輕賦一事。李存勗滅梁，用孔謙做租庸使，竭力搜括，民不聊生，存勗賜謙豐財贖軍功臣名號。大抵五代租稅，正供以外，附徵器錢（每畝一文半）、麩錢（每畝五文）、正帛錢、鞋錢、地頭錢、蠶鹽錢、及譜色折科。附徵以外，又加徵秤草每束一文，絹綿布綾羅每疋十二文，鞋屨錢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綉織麻皮每十兩加耗半兩，糧食每石加耗二斗。加徵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徵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秤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劉承祐（漢隱帝）時聚斂更暴，舊制田稅每斛加徵二斗，稱為雀鼠耗，承祐又加二斗，稱為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為陌，承祐改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稱為省陌。郭威（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頃稅取牛皮一張，多餘牛皮聽民自用或買賣，但不得賣給鄰國。郭威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數收歸國有。李嗣源時官給鹽價皮價，石教辦時並鹽不給，劉知遠（漢高祖）更立民間私藏牛皮一寸處死刑的法律。郭威把牛皮均攤在田畝稅中，在當時算是極大的仁政。

上都還算是正式稅收。此外地方官吏隨意科派，各色名目，更難稽考。趙在禮賦歸德節度使，突州人民苦極，在體法職，人民喜樂相告道，帳中拔釘，何等痛快。不久在禮復職，發管內每人錢一

千文，稱為披釘錢。南唐國張崇守廣州，想者私法割錢，人民非常痛苦。後來張崇入朝，人民互相慶賀道，張伊（他）也暫不回來。不久崇回來，計口徵索伊錢。第二次崇又入朝，人民不敢再說事伊，彼此持（摸）鬚相視微笑。崇回來，增科持鬚錢。還有直接管理人民的縣官，五代輕視特甚。凡去官僚府佐最趨駭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刻剝，醜態萬狀，當時僚倫亦難，多用縣官故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人民的可悲。

統治階級本身，也互相剝削，大小職官對皇帝要納尚書省禮錢，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太傅太保納三十千，司徒司空納二十千，僕射尚書納十五千，員外郎中納十千。李從珂（唐末帝）時有官九千五百九十三人，皇帝收入禮錢不少。禮錢以外，官吏還得自出辦公費。宰相出光省錢（宰相納光省禮錢三百千，藩鎮帶平章事官號納五百千。別一記載說，宰相納禮錢三千緡），御史出光臺錢，下至國子監監生出束修錢二千，及第後出光舉錢一千。官員對皇帝送禮，小官對大官送禮，學生對老師送禮，最後實際出錢的當然是人民大眾。

(四) 鹽法的嚴厲

中唐以來，鹽利佔收入最重要部份。李嗣源說，「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況彼兩池（安邑縣解縣兩池）實有厚利。」這就是五代制定鹽法的基本原則。

因為會計之重，鹹鹺居先，所以搜括方法，務求嚴密。官自煮自賣，立鹽鹽食鹽兩種名目。錢（晉邑。舊澤）商用的稱為鹽，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與納錢，每石三千文。石敬瑭時，官煮末鹽（海鹽）錢，每年得十七萬貫，他為增加收入，十七萬貫攤派給民戶，依戶大小分五等，一等每戶納錢一貫，五等二百文。民間用鹽，聽商人自由販運。這樣，鹽價降落了，每斤不過十文，較遠州府每斤不過二十文。官立鹽場沒有與利可圖，於是重徵鹽附，過路每斤抽稅七文，坐賣每斤抽稅十文。

捐稅繁重。鹽商結跡，官又得抬價出賣實鹽。五等鹽派的鹽錢，從此變成常賦，永不免除。

官鹽必需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李存勖定法，人民私自刮鹽照鹽，不計斤兩多少，一概處死。不論食鹽鹽錢，不許一斤一兩進城，竊窺私鹽混入，侵奪官利。犯鹽禁一兩以上至一斤，實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實賣人各杖脊二十處死刑。犯人家產莊田全數充公，所有搬運關戶，經過店主如知情不報，與犯人同罪。沿途門關津口檢查職官及諸色關運人等，依失察辦罪。石鹽竊以後，犯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郭威時鄭州有民實官鹽過州城，門官指為私鹽，殺民受賈。民妻訟案，郭威改定帶鹽入城五斤以上，煎私鹽一斤以上，重杖一頓打死。

因為兩池實有厚利，因而有類鹽（池鹽，人工大）末鹽（海鹽，人工小）的衝突，末鹽煎造比類鹽成本輕，可是安邑解縣兩池是中原統治者財賦的源泉，絕不容末鹽的侵入（當時許多海鹽產地屬敵國）。於是劃分實鹽地界，嚴立禁條，類末膏白（膏白池在寧夏鹽武縣）等鹽各有一定地界，犯禁私帶入別界，不論一斤一兩並處死刑。末鹽止許近海各州食用，極大多數州縣，強迫食用類鹽。

（五）商業的阻滯

軍閥割據當然阻礙商業的發展，可是交易有無，在割據局面下，更顯出它的重要性。尤其是疆土狹小，本地不產鹽的國家，如果對外商業停止，就不能生存。所以五代商業雖不能像唐朝那樣全國通暢，但也還受到據者的重視，得在相當限度內活動。

例如吳國王楊行密遣楚國王馬殷弟馬審歸楚國，隨行對審說，勉為我促進兩國邦交，通商買賣，有禁，就算我答我。馬殷為獎勵商品輸出，增加茶葉產量，鑄錢錢，商賈出境不能用，盡購楚國土貨回去。物產豐富的吳越國，却與楚不同，吳越王錢弘佐得鑄錢錢，錢弘億提出理由反對，他說，錢錢止能本國使用，不能流通到別國，這樣，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了。他又說，新錢（錢錢）行用，盡購

(銅錢)一定都流入蜀國。垂幣懸逵長幣的規程，已被錢弘微發見了。後蜀主孟知祥與董璋爭奪疆域，璋令商人販東川鹽入西川出賣，知祥加重關稅，歲得錢七萬緡，商賈不敢再從東川販鹽。鳳翔節度使王景崇叛漢，遣使求蜀主允許通商互市。南平王高從誨與漢失和，北方商旅不來，南平境內飢饉，不得已遣使入朝謝罪。

五代時商業，一面捐稅苛重，各種商貨都有通過稅，茶從湖南到開封洛陽，路上抽稅六七次以上。稅官私囊收入，一日抵得商賈幾個月的經營。商人繳納正稅和賄賂，無法謀利。一面朝廷屢下優待商旅，不得留難的詔令，說明商稅在國家收入中的重要。

統治中原的五代經濟，大體是這樣。

各個大小國家依政治軍事特殊性，呈現不同的經濟狀況。一般說來，北方破壞劇烈，南方比較輕微，整個北方與整個南方對比，北方自然不及南方。五代末期，北方受柴榮統治，形成強犬統一的勢力，與南方每個小國對比，北方却遠勝過南方。看五代殘缺不全的戶口記錄，可以證明這一點。

梁唐晉漢四朝戶數，舊史失載，周郭威廣順三年定縣邑等第，除赤縣(京師縣)壽縣(京師附近縣)次亦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繁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戶部奏所管望縣六千四百，繁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照數推算，當時州縣戶數不過五六十萬，再加西京河南府(唐朝河南府領縣二十七)及東京附封府所屬十五縣，總戶數最多不過七八十萬。柴榮顯德六年檢得諸州租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廣順三年到顯德六年，僅六七年，雖然加入江北十四州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戶，雖然河南六千州逃戶隱戶多被檢出，也不容驟增一百萬戶。慶二百是一百的錯字。柴榮時有戶一百二十萬，似乎略近事實。

南方各國總戶數在一百萬以上，其中南唐最多，有戶六十五萬，楚最少，有戶九萬。南方每一個

從唐李渥咸通元年（八六〇）到梁季全忠開平元年（九〇七），在這四十八年中間，軍閥混戰給人民極端痛苦的災害。單舉些吃人的例證，可以想見當時社會破壞到什麼程度。秦宗權據蔡州（河南汝南縣），四出侵掠，行軍止帶鹽酪充食糧，屠殺殘蕩，中原地區，一望千里，不見人烟。楊行密圍陳陵，城中官兵捉人賣給肉店，與羊豕同受屠宰。揚行密圍宣州，城中人相食。孫儒焚毀揚州城，殺老弱人當軍糧。李克用大破王鐸軍，斬首萬餘級，取屍體製成肉乾。朱全忠斷鳳翔，城中人肉價比狗肉賤。劉守光攻滄州，城中乏食，軍士食人，百姓食土，鬩馬相逐互食鬚尾，人在路上走，多被軍士擄去屠宰。吃人算是平常事，人民身上的瘦肉，到必要時，也成了軍閥餓餓的對象。

在這個長期大混戰中，最兇悍最險詐的朱全忠終於勝利了。全忠本名溫，碭山縣（江蘇碭山縣）人，父朱誠是鄉塾教師，家極貧。誠死，溫隨母到蕭縣劉崇家當傭工，因無賴懶惰，常被劉崇毆辱。黃巢起義，溫投巢軍當隊長，積功至同州防禦使。黃巢變衰，溫叛降唐，擊巢甚力，賜名全忠，得宣武軍節度使官號。全忠不僅勇猛善戰，而且善於玩弄冷酷無情的陰謀。他被黃巢軍困厄，求李克用援救，黃巢敗退，招克用入城宴會，誘使大醉，伏兵襲擊，克用幾乎被殺。秦宗權來攻，全忠求朱宣朱瑾援救，大敗宗權。全忠感謝二朱，尊朱宣為長兄，暗使部下詐投宣，藉口宣招誘宣武軍兵士，政滅二朱。他一貫依靠陰謀，血戰三十年，奪取朱宣朱瑾王師鎮的山東，秦宗權的蔡州，時溥的徐州，趙匡澆的荆南，又打敗了太原的李克用。鳳翔的李茂貞，招降了魏博的羅紹威，幽州的劉仁恭，成為最大的軍閥。開平元年自立為皇帝，改名朱晃，建都開封（東京），洛陽（西京），有地七十八州。

朱晃做皇帝六年，屢被李存勗戰敗，痛哭道：「我死，兒子們不是李存勗的敵手，我沒有葬身地

了。一見父尊事姦淫，兒媳婦都得照例侍從，次子朱友珪大罵老賊碎屍萬段，刺殺是。第三子朱友貞殺友珪。友貞（末帝）在位十一年，與李存勗對壘河上，連年苦戰，存勗襲破開封，梁亡。

(二) 唐朝

李克用據太原，繼朱全忠，連年戰爭。克用死，子存勗立。開光五年，存勗稱帝，建都洛陽，存勗地二百二十州。

李存勗滅幽州劉守光，梁朱友貞，蜀王衍，屢敗北方強敵契丹，滅懿州。他志滿心驕，模倣唐朝皇帝的儀制，重用宦官伶人，宦官教他探探民間美女，不下三千人，又教他大造宮室，每天用工匠萬人。租庸使孔謙替他重斂急徵，府藏充盈，人民餓死滿路，連親軍也缺乏糧食。功臣軍士，怨恨罵亂。李嗣源天成元年，魏博兵變，佔據鄆城。存勗令嗣源率親軍攻鄆，親軍叛變，擁戴魏博兵谷，攻取開封。存勗親率兵出戰，兵又變，殺存勗。

李嗣源（明宗）是李克用的養子，本名邈佶烈。李存勗時，立戰功最多，官至禁衛軍內外馬步軍總管。嗣源稱帝八年，經常誦讀家詩。二月賣新絲，五月曬新穀，賢得眼下清，勸却心頭肉。唐末進士羅蒙中作。詩意是說農家蠶發還沒成熟，先借高利貸活命，蠶穀成熟，用賣止够還債。對人民比較愛護些。他廢除李存勗的苛斂法，回復朱梁的賦稅制度，中原人民暫時獲得休息。

李嗣源死，兒子李從厚養子李從珂互爭帝位，女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暗伺機會，也想奪取。從珂殺從厚自立。石敬瑭向契丹稱臣稱兒求援兵，許滅從珂後，割讓幽雲十六州，歲貢帛三十萬匹。契丹主耶律德光入雁門關，助敬瑭大敗唐兵。四十五歲的石敬瑭拜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做父親，契丹封他做兒皇帝，國號晉。

石敬瑭叛變，從珂遣趙德鈞趙延壽父子率兵攻敬瑭。二趙早蓄異心，想乘亂取中原，擁兵不聽。

優不編糧（饑饉）及廣龍（幽州）兵五萬人，命趙延壽率領入寇。契丹用中國將官率中國兵攻中國，德光故舞延壽道，如果成功，立徐爲帝。延壽大喜，出死力謀取中國，重興起大軍拒戰，德光望見晉兵，對左右說，楊光遠報告晉兵餓死過半，看來還多着哩。兩國交戰，契丹兵勝退去。

契丹入寇，沿河鄉民自備兵械，團結成社，保衛地方，號鄉社兵（民兵），擊契丹奪回德州。十六州割讓後，人民多聚家守險，不降契丹，這次戰爭中，在敵後攻擊城寨，立功甚大。這證明武裝外患比有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心理是純潔的。

晉朝羣臣在戰爭中，却藉口抗戰，加強剝削。第一，朝廷遣括率使三十六人，每人賜劍一把，得隨意殺人。括率使帶領大批吏役，掃荆吳刀仗闖入民家，小大驚慌，求死無地。官員因緣作弊，如河南府規定括錢二十萬緡，宰相景延廣企圖增括十七萬緡歸已，州縣官當然各括額外錢入私囊。第二，審察借國難名義，也括民自肥。秦奪（兗州）節度使安審信命人民出錢修城樓，餘錢悉入私庫。括率使張仁愿到兗州，要括十萬緡，值審信不在，仁愿進庫，指取藏錢一國，已足够十萬的數目。當然，審信不會損失這一國的，人民很快得給他補償。第三，朝廷藉口徵兵，強拉壯丁七萬餘人，號稱武定軍。軍官官編屠待士兵，農民破產失業，怨苦無聊，後來契丹攻入開封，武定軍全軍潰散。第四，朝廷主張一面抵抗，一面和平，兩次遣使臣見契丹主，請求投降，契丹主不許。第五，主和派得勢，用桑維翰作宰相。朝廷一貫希望和平，請求契丹承認他們的政權。契丹處弄晉人，不和不戰，暫時退兵，讓中國人自相殘殺。

石重貴圍青州楊光遠，城中食盡，太子天年餓死，契丹援兵不來。光遠憂急，遣拜契丹哀告道，皇帝皇帝，你害苦我了。兒子楊承勳等勸光遠投降，光遠道，人都說我有做皇帝的福命，且等契丹救兵來。

這是石重貴開運元年第一次戰爭。

契丹又起兵入寇，趙延壽攻邢州（河北安國縣），刺史沈斌守城。延壽誘斌道，我們是老朋友，投降保你富貴。沈斌罵道，你父子想做皇帝，禍國殃民，甘心當俘虜，還有臉引犬羊（契丹）來蹂躪祖國，不識羞恥，反有驕色，真不是人類。我弓斷箭盡，早拚一死。次日城陷，斌自殺。

契丹軍八萬餘騎至陽城（河北安國縣東南），晉將李守貞力門，大敗契丹軍。耶律德光收殘兵退幽州。桑維翰屢勸石重貴向契丹求和，重貴遣使奉表稱臣，卑辭謝罪。契丹要景延廣桑維翰親到並割獻銀（河北正定縣）定（河北定縣）兩道土地。晉人因德光怒氣正盛，和議暫停。石重貴自以為戰勝契丹，天下無敵，驕侈益甚，河北大饑，民餓死無數，依舊強徵苛稅。

這是開運二年第二次戰爭。

契丹大舉入寇，石重貴命杜威為大帥，李守貞為副帥，起全國兵力禦敵。杜威遣密使見德光，要求重賞。德光道，趙延壽威望不高，怕不能服中國，杜威來降，當封威為帝。威大喜，伏兵劫諸將降表上署名。諸將驚駭怕死，只好唯唯聽命，威令全軍到營外排陣，軍士以為將戰，踴躍聽令。杜威李守貞親到陣前，告軍士道，我們食盡計窮，止得別求生計。下令解甲繳械。軍士痛哭，聲動廣野。契丹主命趙延壽着赭色袍（皇帝服色）到營宣慰，杜威等跪馬前迎拜。契丹主又命杜威也着赭袍，讓二人都覺得有希望。

趙延壽獲得帝位，教私黨契丹吏部尙書張礪試探德光說道，大遼（契丹國號）已得天下，中國將相解該用中國人，不可用北人及左右近習，如果政令失宜，人心不服，得了還是傳不住的。德光不聽，延壽只好靜候機會。

德光命晉將張彥澤率騎兵二千攻開封，城中大擾，石重貴上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發晉該死，今與母李氏姜馮氏率全族人自縛待罪。李太后也上降表自稱新婦李氏妾叩頭請罪。晉大臣紛紛降服，監軍傅住還入城宣契丹主聖旨，重賞脫黃袍，換白衫，再拜受命。

張彥澤兵大殺掠，開封一空如洗。彥澤家中寶貨山積，自謂有功契丹，驕暴無比，旗幟都題赤心爲主四字。軍士擒人至前，彥澤不問情由，但瞪眼望三個指頭，即時驅出斬頭或腰斬。

契丹主使人告重貴，孫兒不必憂愁，我總教你有吃飯的地方。重貴聽了略覺放心，上表謝恩。百官著素衣紗帽伏路側迎契丹主請罪。契丹主宣言免罪，百官呼躍退下。契丹主入開封城，百姓驚慌奔走，他即時登城樓，使翻譯宣告道，我也是人，你們不要害怕，我要想法救你們。我本無心爾來，是源兵引我來的。降官們控告張彥澤他們的財產，契丹主也恨彥澤不讓自己來搶，下令斬首。屍體被仇家碎割吞食，家裏堆積的贖物全歸契丹主所有。

這是開運三年最後一次戰爭。

耶律德光改服中國衣冠，受百官朝拜擁護，登皇帝位，趙延壽怨德光背約，大失所望。退一步請徵皇太子。德光道，我的兒子才是皇太子，趙延壽是我的兒子麼？杜威更沒面目見人，每出門，路旁人指著辱罵，只好裝不聽見。

德光縱胡騎四出搶掠，稱爲打草穀，開封周圍數百里，民間財物牲畜全被擄去。又遣使者數十人掠京城及諸州錢帛，百官也不得免，降官們怨恨，才知道契丹可惡，想驅逐它出去。節度使荆罕等官多誘契丹人，中國無賴投高門下，教他們積發剝削的方法，民不堪命。起義軍到處降起，大部數萬人，小部也不下千百人，攻陷州縣，殺掠官吏，德光害怕，對左右說，我不知道中國人這樣難治，趕快派中國節度使杜威李守貞一類人回鎮鎮壓，可是已經晚了。他自己託名避暑，虜官官員數千人，實女官數百人，滿載財寶回契丹。路過相州（河南安陽縣）屠殺極慘，積屍骸十餘萬具，全城止留七百人。經過城邑，悉數殘破。德光對蕃漢衆官說，中國遭這樣大禍，都是趙延壽的罪過，轉身拈張礪道，你也罪過不小。德光路上敷道，我犯了三個錯誤，應該不能立足中國。第一，不該派人到諸州括錢。第二，不該放鬆主國人（契丹）出去打草穀。第三，不該扣留中國節度使，他們是有本領鎮壓

百姓的。德光終悔無及，走到藥城（河北藥城縣）北殺胡林病死。

趙延壽見德光死，假奉遺命，留中國做皇帝。契丹新主兀欲怒，囚延壽回國。

（四）漢朝

正當耶律德光滅晉，自做中興皇帝的時候，晉河東節度使沙陀人劉知遠（高祖）與其他藩鎮同奉降表稱臣。德光在衆降臣中，獨允許他稱兒子，這是莫大的榮幸，一般人都覺得他够皇帝資格了。知道見契丹勢衰，據太原自稱皇帝。契丹退去，他率兵入開封，百官照例投降，擁護他的帝位。知遠改國號爲漢，有地二百六州。

知遠在位一年死，子劉承祐（隱帝）立。在位三年，大將郭威河漢自立。

（五）周朝

郭威（太祖）篡漢，國號周，建都開封，在位三年死，養子柴榮（世宗）繼位。

柴榮是五代最英明的皇帝，他曾做茶商，往來京洛江陵間，他替郭威管家，籌措一家人費用，他親見州縣官貪污的罪惡，他懂得民間的痛苦，所以登位後，不像其他皇帝殘虐奢侈，專門虐民。

柴榮在位六年，擊破北漢國主劉崇，奪取後蜀國隴西四州，南唐國淮南江北十四州，契丹國瀋陽二州，有地一百十八州。尤其是奪得江北淮南，在軍事上建立了統一中國的基礎。

在柴榮統治的六年中，政治上也有不少的新，作爲統一中國的準備。他嚴懲貪污官吏，裁減無用官士，禁止私廩倚庇，廢寺院三萬餘所，削佛像鑄錢；依唐元種均田表意，製成均田圖，頒佈諸州；遣使官三十四人均定河南六十州租賦，遣使朝優待，免納租稅的曲阜孔家，也降平民納租，取消特權；整頓地方組織，歸并小鄉小村，每百戶爲一閭，置置首領三人，一戶爲終，全村受罰，一戶賦

盜，謂是謂，極遇盜劫，一村鳴鼓擊火，各社壯丁持械雲集。佃文規定荒田贖銀法，招得逃戶歸鄉耕種，墾荒戶口不少。中原地區從隋唐以來，混亂一百年，桑柘時代開始顯示澄清的現象，勸植蠶繭，承他的遺產，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第三節 竊竊中原地區的十個國家

(一) 吳國(八五二年—九三七年)

楊行密佔有江西、安徽、湖北及江蘇等省的一部份，建都揚州，國號吳。他陳攻奪進退至甚，不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南方諸國，有吳國做屏障，各得據地建立政權。所以吳國的興亡，有決定其他國家興亡的意義。

吳與吳越國邊疆鄰接，勢力相等，意圖吞并。行密做大錢索穿錢，稱為穿錢眼；錢家用大斧斫樹，稱為斫樹頭。行密發兵圍錢塘，錢鑾危急，遣子錢元璩入吳求和，行密嫁女兒給元璩，從此兩國和好，吳得專力守淮，吳越也得休息民力。

行密傳至次子楊潤，自稱皇帝，大權全被徐溫奪去。石敬瑭天福二年，徐知誥篡吳。吳亡。

(二) 南唐國(九三七年—九七五年)

吳權臣徐溫(私購取出身)的養子徐知誥繼徐溫執吳政，篡吳後，改姓名為李昇(晉昇)，國號唐。吳國舊制上等田每頃稅足陌錢二貫一百文，中等田一貫八百文，下等田一貫五百文。明現錢不足，依市價折金銀。田租外，還有人口稅，計丁口徵現錢，知誥廢除人口稅，令農民直接繳納穀帛絹絹。當時市價絹每匹五百文，絹六百文，絹每兩十五文，知誥抬高絹價每匹一貫七百元，絹二貫四百文。

，綿四十七文。這是獎勵農民耕織，抑世豪富放高利貸的有效辦法，不到十年，野無閑田，豪強宅地，
荒土盡闢，國力富強。昇在位七年，與吳越國訂約和好，不相侵犯，對中原也止守淮防禦，不想乘亂
奪地。唐宋殘破的江淮流域，又回復了過去的繁榮景象。

昇死，子李景立。契丹主滅晉，遣使與說李景道：「當今中原無主，我要封你做中原皇帝。李景正
色拒絕，教契丹使人回去。景濶嘗開國，有地三十餘州，在十國中最為強大。柴榮親自率兵來攻，
景濶敗，獻江北十四州，對江為界。景濶都洪州（江西南昌縣），憂懼病死。子李煜繼立。煜是五
代最大的文學家，善做詞（文學中一種讀物），他寫他的淫侈生活。他有宮女名「春香」，樂，輕麗
善舞，用扇扇足，戲水鷓鴣，著素襖在六尺高的金製蓮花上跳舞，裏面還有水仙飛渡的姿態，
中國婦女舞足從此開始。南唐失去產鹽地區，降為中原的附屬國，李煜又「亂水裡做事。越匡胤開寶
八年，宋滅南唐。

（三）吳越國（八九三年—九七八年）

錢鏐佔有浙江東兩岸十三州土地，建都杭州，國號吳越。錢鏐時常回到故鄉臨安縣去遊玩，他
的父親錢直聽說鏐來，總是逃走不見。鏐徒步尋覓，拜問緣故。直說：「我家世代種田，從沒有人做
過官，你現在做十三州主，三顧受敬，與人爭利，怕將來害我家，所以不忍見你。鏐哭拜受教。直也
許就是錢鏐立國的宗旨，他對中原新治者，期冀稱臣，不敢失禮，對鄰國也不很侵蝕。他和他的子孫
，止稱吳越國王，不敢大膽稱帝。他在杭州四十年，引用許多中原名士，如皮日休、羅隱、胡岳等人
，對浙浙文化，很有影響。他修築錢塘江石堤（從六和塔到長山門），鑿平浙江中妨礙行舟的巨石，
，圍廣州城三十里，建築壯麗宮室，從此杭州成為東南名勝地。他在領土內興修水利，造龍山浙江兩關
，阻遏浙潮入河，又自嘉興松江沿海濱到大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閘，蓄洩有時，不

崇學源。當時米價每石止值五十文，浙西農業顯然有很大的發展。在五代十國中，吳越是最安靜的增區。

錢鏐死，子錢元瓘孫錢弘佐相繼嗣位。弘佐時倉庫有十年的蓄積，免全國租稅三年。傳至錢俶，正當趙光義太平興國三年，上表獻請歸土，吳越亡。吳越立國凡八十六年，亡國又不經戰爭，沒有軍事破壞，北宋時代，開封人稱「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堂」，杭州已成全國著名的大都市。

(四) 前蜀國(八九一年——九二五年)

王建佔有東四川四十餘州。梁篡唐，建自立為皇帝，國號蜀，建都成都蜀地富庶，建留心政事，人民粗得休息。想優禮中原士人，唐朝名家世族，多奔蜀避亂。蜀與南唐在當時是文化最高的國家，做詞的文人特別多。

建死，子王衍立，衍荒淫昏騷，喜蹴踢球，四圍設滑動錦幃，一路踢去，從宮中踢到街市，他在錦幃中還不知道。他曾做詩道：有酒不醉是癡人，這就是他的生平觀。李存勗遣李晟使蜀，賊使成都人物富盛，衍癡淫無能，勸存勗用兵。同光三年，存勗滅蜀。

(五) 後蜀國(九二五年——九六四年)

李存勗滅蜀，命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李嗣源時，知祥并東川(節度使駐三台縣)殺節度使董璋。李嗣源死，知祥自立為皇帝。知祥死，子孟昶立。昶君臣務為奢侈，甚至溺盥也用珍寶裝飾。趙匡胤乾德三年，宋滅蜀。

(六) 南漢國(九〇五年——九七一年)

208
獨佔有兩廣六十餘州。唐宋中原人士多避難南來，唐朝名臣阮弘遠外，子孫往往流寓不返，隱
隱擇賢能，引入幕府，仿照唐朝制度建立南海國，都廣州。隱死，弟顯（晉儼）立，自稱皇帝，國號
漢。顯性殘酷，每見殺人，喜不自勝，顯（兩顯）動涎流，作食肉形狀。他的子孫都是暴君，趙匡胤
開寶四年，宋滅南漢。

（七）楚國（八九六年——九五一年）

馬殷佔有湖南十五州，建都長沙，稱楚王。殷死，諸子爭位，互相殺奪。郭威廣順元年，南唐李
景道大將邊鎰攻破楚國，發馬氏倉米賑濟饑民，楚人大悅。馬氏族人重賂邊鎰，希望留居長沙，邊鎰
笑道：我唐國同你馬家，做了六十年仇敵，但也不想滅你們的國，現在你們兄弟自相殘殺，困窮來降
，我不能再放縱你們。馬氏族被遷到金陵（南京），楚亡。

（八）閩國（八九三年——九四五年）

王潮佔有福建七州。死後弟王審知繼位。審知生活節儉，減輕賦稅，招納中原名士，建立學校，
教國人讀書，開闢海港，獎勵海外貿易。審知治閩二十八年，文化經濟都落後的福建，開始發展起
來。

審知死後，子王延鈞立，自稱皇帝，國號閩，建都福州。延鈞淫暴，子孫爭位互殺，石重貴開源
三年，南唐李昇滅閩。

（九）南平國（九〇七年——九六三年）

朱全忠滅荆南趙匡凝，命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季興對季興為南平王，有地三州。季興死，王

高欲謀立。荆南地被民貧，是十國中最弱的一國。五代時吳和南唐與中原統治者對立，封鎖江淮大路，南方藉以進貢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爲內地南北交通的中樞。北方商人買茶，也必須到江陵，在五代它是最大的茶市。南平國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所以從諱對南北稱帝各國，都奉表稱臣，企圖得些賞賜，有時還搶劫些過路貢品，補助本國的費用。各國與從諱是賴子（無賴），正因爲它是不能自給的國家。

（十）北漢國（九五一年——九七九年）

劉知遠命兄弟劉崇做太原留守，郭威篡漢，崇據河東十州稱帝，國號漢。崇遣使求契丹援助，契丹主兀欲嬰崇稱兒子，崇止願當姪子。兀欲急望中國內戰，讓步做了叔父，屢出兵助崇攻周。崇榮大破高崇厚，圍太原，崇憂懼病死。子劉承鈞奉表見契丹主述律，自稱兒子，述律允許承鈞嗣位。承鈞不能像劉崇對契丹那樣孝敬，契丹停止援助，可是每歲進貢仍不能免，北漢國愈益貧困。趙光義太平興國四年，宋滅北漢。

正當中原混戰大破壞的時候，南方諸國戰爭稀少，一般處在和平狀態中，人口增加，文化和經濟都向上發展。尤其是南唐吳越兩國，佔領長江中下游，戰爭最少，人民得從事開發，造成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唐朝軍政費用，極大部份取給江淮財賦，到五代時却獲得七八十年的休息。雖然這些休息是極有限度的，統治者一概剝削農民，奢侈浪費，可是比較唐朝到底減輕了不少。唐宋農民大起義，從唐朝卷來江淮界越，同時轉被軍閥奪去，農民所得，止是這幾年最低限度的休息。

中原在柴榮統治下，國力超過五代任何一個朝代。柴榮奪取江北十四州，南方諸國的屏藩摧毀了，趙匡胤和平繼承柴榮的遺業，國力更向上升。南方諸國統治者，全是些淫昏腐朽人，都不是趙匡胤的敵手，諸國又互相猜忌，不知協力抵禦，這樣，割據稱雄的十國，逐漸被宋朝吞滅。

十國以外，還有些小割據者，在五代中陸續消滅。只有夏州的李仁福，子孫相傳到宋朝，成爲西北方強大的西夏國。

簡短的結論

唐末農民大起義，雖然摧毀了唐朝的舊統治，可是軍閥們却代替唐朝的地位，建立許多新政權，一致進行割據戰爭的鎖鑿。他們彼此間又進行着兼并性的混戰，結果中國分割成十幾個獨立國家。這就是五代十國時代。

一 佔據中原地區的軍閥，土地人口都比別國多，政治上習慣上被認爲正統皇帝。五十年中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幾乎年年都起戰爭。

南方成立蜀（王氏孟氏），吳（楊氏），南唐（李氏），吳越（錢氏），楚（馬氏），南漢（劉氏），閩（王氏），南平（高氏）等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間戰爭稀少，大體在和平狀態中過着奢侈的生活。

南方廣大地區，初唐時代，經濟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中唐以後，成爲朝廷費用主要的來源，南方諸國的割據，對人民有減輕負擔發展生產的意義。從此南方富庶，北方貧苦的局面確定了。

石敬瑭割幽雲十六州給契丹，河北平原，無險可守，此後金遼中原，元滅中國，四百餘年嚴重的外患，這是一個起源。

契丹奪得南唐的淮南江北，南方諸國失去屏障，北宋末年，隨着遼滅，中國除十六州外，又成爲一個國家。

#16
500067

那
芬
合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通史簡編

· 第三冊 ·

編者 中國歷史研究會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十五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三〇〇〇）